

欽定舊唐書

卷之十
六四六

舊唐書卷六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十四

高祖二十二子

隱太子建成 衛王立霸 巢王元吉

楚王智雲 荆王元景 漢王元昌

鄆王元亨 周王元方 徐王元禮

韓王元嘉 彭王元則 鄭王元懿

霍王元軌 虢王鳳 道王元慶

鄧王元裕 舒王元名 魯王靈夔

江王元祥

密王元曉

滕王元嬰

高祖二十二男太穆皇后生隱太子建成及太宗衛王
玄霸巢王元吉萬貴妃生楚王智雲尹德妃生鄭王元
亨莫嬪生荆王元景孫嬪生漢王元昌宇文昭儀生韓
王元嘉魯王靈夔崔嬪生鄧王元裕楊嬪生江王元祥
小楊嬪生舒王元名郭婕妤生徐王元禮劉婕妤生道
王元慶楊美人生虢王鳳張美人生霍王元軌張寶林
生鄭王元懿柳寶林生滕王元嬰王才人生彭王元則
魯才人生密王元曉張氏生周王元方

隱太子建成高祖長子也大業末高祖捕賊汾晉建成

攜家屬寄於河東義旗初建造使密召之建成與巢王元吉間行赴太原建成至高祖大喜拜左領軍大都督封隴西郡公引兵略西河郡從平長安義寧元年冬隋恭帝拜唐國世子開府置僚屬二年授撫軍大將軍東討元帥將兵十萬徇洛陽及還恭帝授尚書令武德元年立爲皇太子二年司竹羣盜祝山海有衆一千自稱護鄉公詔建成率將軍桑顯和進擊山海平之時涼州人安興貴殺賊帥李軌以衆來降令建成往原州應接之時甚暑而馳獵無度士卒不堪其勞逃者過半高祖憂其不閑政術每令習時事自非軍國大務悉委決之

又遣禮部尚書李綱民部尚書鄭善果俱爲宮官與叅謀議四年稽胡酋帥劉仝成擁部落數萬人爲邊害又詔建成率師討之軍次鄜州與仝成軍遇擊大破之斬首數百級虜獲千餘人建成設詐放其渠帥數十人並授官爵令還本所招慰羣胡仝成與胡中大帥亦請降建成以胡兵尚衆恐有變將盡殺之乃揚言增置州縣須有城邑悉課羣胡執板築之具會築城所陰勒兵士皆執之仝成聞有變奔於梁師都竟誅降胡六千餘人時太宗功業日盛高祖私許立爲太子建成密知之乃與齊王元吉潛謀作亂及劉黑闥重反王珪魏徵謂建

成曰殿下但以地居嫡長爰踐元良功績旣無可稱仁聲又未遐布而秦王勲業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今黑闥率破亡之餘衆不盈萬加以糧運限絕瘡痍未瘳若大軍一臨可不戰而擒也願請討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結山東英俊建成從其計遂請討劉黑闥擒之而旋時高祖晚生諸王諸母擅寵椒房親戚並分事宮府競求恩惠太宗每總戎律惟以撫接才賢爲務至於叅請妃媛素所不行初平洛陽高祖遣貴妃等馳往東都選閱宮人及府庫珍物因私有求索兼爲親族請官太宗以財簿先已封奏官爵皆酬有功

並不允許因此銜恨彌切時太宗爲陝東道行臺詔於
管內得專處分淮安王神通有功太宗乃給田數十頃
後媿好張氏之父令媿好私奏以乞其地高祖手詔賜
焉神通以教給在前遂不肯與媿好矯奏曰勅賜妾父
地秦王奪之以與神通高祖大怒攘袂責太宗曰我詔
勅不行爾之教命州縣卽受他日高祖呼太宗小名謂
裴寂等此兒典兵旣久在外專制爲讀書漢所教非復
我昔日子也又德妃之父尹阿鼠所爲橫恣秦王府屬
杜如晦行經其門阿鼠家僮數人牽如晦墜馬毆擊之
罵云汝是何人敢經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或慮上聞乃

令德妃奏言秦王左右凶暴凌轢妾父高祖又怒謂太宗曰爾之左右欺我妃嬪之家一至於此况凡人百姓乎太宗深自辯明卒不被納妃嬪等因奏言至尊萬歲後秦王得志母子定無子遺因悲泣哽咽又云東宮慈厚必能養育妾母子高祖惻愴久之自是於太宗恩禮漸薄廢立之心亦以此定建成元吉轉蒙恩寵自武德初高祖令太宗居西宮之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後院與上臺東宮晝夜並通更無限隔皇太子及二王出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刀雜用之物相遇則如家人之禮由是皇太子令及秦齊二王教與詔勅並行百姓惶惑莫

知準的建成元吉又外結小人內連嬖幸高祖所寵張
婕妤尹德妃皆與之淫亂復與諸公主及六宮親戚驕
恣縱橫并兼田宅侵奪犬馬同惡相濟掩蔽聰明苟行
己志惟以甘言諛辭承候顏色建成乃私召四方驍勇
并募長安惡少年二千餘人畜爲宮甲分屯左右長林
門號爲長林兵及高祖幸仁智宮留建成居守建成先
令慶州總管楊文幹募健兒送京師欲以爲變又遣郎
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齋甲以賜文幹令起兵其相應
接公山煥等行至幽鄉懼罪馳告其事高祖託以他事
手詔追建成詣行在所既至高祖大怒建成叩頭謝罪

奮身自投於地幾至於絕其夜置之幕中令殿中監陳萬福防禦而文幹遂舉兵反高祖馳使召太宗以謀之太宗曰文幹小豎狂悖起兵州府官司已應擒剿縱其假息時刻但須遣一將耳高祖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爲太子吾不能倣隋文帝誅殺骨肉廢建成封作蜀王地旣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太宗旣行元吉及四妃更爲建成內請封倫又外爲遊說高祖意便頓改遂寢不行復令建成還京居守惟責以兄弟不能相容歸罪於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及天策兵曹杜淹等並流之嶠州後又與元吉謀

行醜毒引太宗入宮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數
升淮安王神通狼狽扶還西宮高祖幸第問疾因勅建
成秦王素不能飲更勿夜聚乃謂太宗曰發跡晉陽本
是汝計尅平宇內是汝大功欲升儲位汝固讓不受以
成汝美志建成自居東宮多歷年所今復不忍奪之觀
汝兄弟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競汝還行臺居於洛
陽自陝已東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
故事太宗泣而奏曰今日之授實非所願不能遠離膝
下言訖嗚咽悲不自勝高祖曰昔陸賈漢臣尚有遞過
之事况吾四方之主天下爲家東西兩宮塗路咫尺憶

汝卽往無勞悲也及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今往洛陽旣得土地甲兵必爲後患留在京師制之一匹夫耳密令數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東人聞往洛陽非常欣躍觀其情狀自今一去不作來意高祖於是遂停是後日夜陰與元吉連結後宮譖訴愈切高祖惑之太宗懼不知所爲李靖李勣等數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請申犬馬之力封倫亦潛勸太宗圖之並不許倫反言於高祖曰秦王恃有大勲不服居太子之下若不立之願早爲之所又說建成作亂曰夫爲四海者不顧其親漢高乞羹此之謂矣九年突厥犯邊詔元吉率

師拒之元吉因兵集將與建成尅期舉事長孫無忌房
立齡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等日夜固爭曰事急矣
若不行權道社稷必危周公聖人豈無情於骨肉爲存
社稷大義滅親今大王臨機不斷坐受屠戮於義何成
若不見聽無忌等將竄身草澤不得居王左右太宗然
其計六月三日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因自陳曰臣
於兄弟無絲毫所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讎臣
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亦恥見諸賊高祖省之
愕然報曰明日當勘問汝宜早參四日太宗將左右九
人至立武門自衛高祖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倫宇

文士及竇誕顏師古等欲令窮覆其事建成元吉行至臨湖殿覺變卽廻馬將東歸宮府太宗隨而呼之元吉馬上張弓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應弦而斃元吉中流矢而走尉遲敬德殺之俄而東宮及齊府精兵二千人結陣馳攻玄武門守門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戰流矢及于內殿太宗左右數百騎來赴難建成等兵遂敗散高祖大驚謂裴寂等曰今日之事如何蕭瑀陳叔達進曰臣聞內外無限父子不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建成元吉義旗草創之際並不預謀建立已來又無功德常自懷憂相濟爲惡釁起蕭牆遂有今日之事秦

王功蓋天下率土歸心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陛下如
釋重負蒼生自然又安高祖曰善此亦吾之夙志也乃
命召太宗而撫之曰近日已來幾有投杼之惑太宗哀
號久之建成死時年三十八長子太原王承宗早卒次
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
鉅鹿王承義並坐誅太宗卽位追封建成爲息王諡曰
隱以禮改葬葬日太宗於宜秋門哭之甚哀仍以皇子
趙王福爲建成嗣十六年五月又追贈皇太子諡仍依
舊

衛王玄霸高祖第三子也早薨無子武德元年追贈衛

王諡曰懷四年封太宗子泰爲宜都王以奉其祀以禮
改葬太子以下送于郭外泰後徙封於越又以宗室贈
西平王瓊之子保定爲嗣貞觀五年薨無子國除

巢王元吉高祖第四子也義師起授太原郡守封姑臧
郡公尋進封齊國公授十五郡諸軍事鎮北大將軍留
鎮太原許以便宜行事武德元年進爵爲王授并州總
管二年劉武周南侵汾晉詔遣右衛將軍宇文歆助元
吉守并州元吉性好畋獵載網罟三十餘兩嘗言我寧
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又縱其左右攘奪百姓歆頻
諫不納乃上表曰王在州之日多出微行常共竇誕遊

獵蹂踐穀稼放縱親昵公行攘敗境內六畜因之殆盡
當衝而射觀人避箭以爲笑樂分遣左右戲爲攻戰至
相擊刺毀傷至死夜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怨毒各懷
憤歎以此守城安能自保元吉竟坐免又諷父老詣闕
請之尋令復職時劉武周率五千騎至黃蛇嶺元吉遣
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先嘗之達以步卒少固請
不行元吉強遣之至則盡沒於賊達憤怒因引武周攻
陷榆次進逼并州元吉大懼給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
老弱守城吾以強兵出戰因夜出兵攜其妻妾棄軍奔
還京師并州遂陷高祖怒甚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

幼小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強兵數萬食支
十年起義興運之基一朝而棄宇文歆首畫此計我當
斬之綱曰賴歆令陛下不失愛子臣以爲有功高祖問
其故綱對曰罪由竇誕不能規諷致令軍人怨憤又齊
王年少肆行驕逸放縱左右侵漁百姓誕曾無諫止乃
隨順掩藏以成其讐此誕之罪宇文歆論情則疎向彼
又淺王之過失悉以聞奏且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而歆
言之豈非忠懇今欲誅罪不錄其心臣愚竊以爲過翌
日高祖召綱入升御坐謂曰今我有公遂使刑罰不濫
元吉自惡結怨於人歆旣曾以表聞誕亦焉能禁制皆

非其罪也尋加授元吉侍中襄州道行臺尚書令稷州刺史四年太宗征竇建德留元吉與屈突通圍王世充於東都世充出兵拒戰元吉設伏擊破之斬首八百級生擒其大將樂仁昉甲士千餘人世充平拜司空餘官如故加賜袞冕之服前後部鼓吹樂二部班劍二十人黃金二千斤與太宗各聽三鑪鑄錢以自給六年加授隰州總管及與建成連謀各募壯士多匿罪人復內結宮掖遞加稱譽又厚賂中書令封倫以爲黨助由是高祖頗疎太宗而加愛元吉太宗嘗從高祖幸其第元吉伏其護軍宇文寶於寢內將以刺太宗建成恐事不果

而止之元吉慍曰爲兄計耳於我何害九年轉左衛大將軍尋進位司徒兼侍中并州大都督隰州都督稷州刺史並如故高祖將避暑太和宮二王當從元吉謂建成曰待至宮所當興精兵襲取之置土窟中唯開一孔以通飲食耳會突厥郁射設屯軍河南入圍烏程建成乃薦元吉代太宗督軍北討仍令秦府驍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立等並與同行又追秦府帳簡閱驍勇將奪太宗兵以益其府又譖杜如晦房玄齡逐令歸第高祖知其謀而不制元吉因密請加害太宗高祖曰是有定四海之功罪迹未見一旦欲殺何以爲辭元

吉日秦王常違詔敕初平東都之日偃蹇顧望不急還京分散錢帛以樹私惠違戾如此豈非反逆但須速殺何患無辭高祖不對元吉遂退建成謂元吉曰旣得秦王精兵統數萬之衆吾與秦王至昆明池於彼宴別令壯士拉之於幕下因云暴卒主上諒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說令付吾國務正位已後以汝爲太弟敬德等旣入汝手一時坑之孰敢不服率更丞王晷聞其謀密告太宗太宗召府僚以告之皆曰大王若不正斷社稷非唐所有若使建成元吉肆其毒心羣小得志元吉狼戾終亦不事其兄往者護軍薛寶上齊王符籙云元吉合成

唐字齊王得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爲亂未成預懷相奪以大王之威襲二人如拾地芥太宗遲疑未決衆又曰大王以舜爲何如人也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爲子孝爲君聖焉可議之乎府僚曰向使舜浚井不出自同魚鱉之斃焉得爲孝子乎塗廩不下便成煨燼之餘焉得爲聖君乎小杖受大杖避良有以也太宗於是定計誅建成及元吉元吉死時年二十四有五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並坐誅尋詔絕建成元吉屬籍太宗踐祚追封元吉爲海陵郡王諡曰刺以禮改葬貞觀十六年

又追封巢王諡如故復以曹王明爲元吉後

楚王智雲高祖第五子也母曰萬貴妃性恭順特蒙高祖親禮宮中之事皆諮稟之諸王妃主莫不推敬後授楚國太妃薨陪葬獻陵智雲本名稚詮大業末從高祖於河東及義師將起隱太子建成潛歸太原以智雲年小委之而去因爲吏所捕送于長安爲陰世師所害年十四義寧元年贈尚書左僕射楚國公武德元年追封楚王諡曰哀無子三年以太宗子寬爲嗣寬薨貞觀二
年復以濟南公世都子靈龜嗣焉靈龜永徽中歷魏州刺史政尚清嚴姦盜屏跡又開永濟渠入于新市以控

引商旅百姓利之卒官子福嗣嗣降爵爲公儀鳳中卒於右威衛將軍子承況神龍中爲右羽林將軍與節愍太子同舉兵入立武門爲亂兵所殺

荆王元景高祖第六子也武德三年封爲趙王八年授安州都督貞觀初歷遷雍州牧右驍衛大將軍十年徙封荆王授荊州都督十一年定制元景等爲代襲刺史詔曰皇王受命步驟之迹以殊經籍所紀質文之道匪一雖治亂不同損益或異至於設官司以制海內建藩屏以輔王室莫不明其典章義存於致治崇其賢戚志在於無疆朕以寡昧丕承鴻緒寅畏三靈憂勤百姓考

明哲之餘論求經邦之長策帝業之重獨任難以成務
天下之曠因人易以獲安然則侯伯肇於自昔州郡始
於中代聖賢異術沿革隨時復古則義難頓從尋今則
事不盡理遂規模周漢斟酌曹馬採按部之嘉名叅建
侯之舊制共治之職重矣分土之實存焉已有制書陳
其至理繼世垂範貽厥後昆維城作固同符前烈荊州
都督荆王元景梁州都督漢王元昌徐州都督徐王元
禮潞州都督韓王元嘉遂州都督彭王元則鄭州刺史
鄭王元懿絳州刺史霍王元軌虢州刺史虢王鳳豫州
刺史道王元慶鄆州刺史鄧王元裕壽州刺史舒王元

名幽州都督燕王靈夔蘇州刺史許王元祥安州都督
吳王恪相州都督魏王泰齊州都督齊王裕益州都督
蜀王愔襄州刺史蔣王暉揚州都督越王貞并州都督
晉王某秦州都督紀王慎等或地居日爽夙聞詩禮或
望及間平早稱才藝並爵隆土宇寵兼車服誠孝之心
無忘於造次風政之舉克著於期月宜冠恒冊祚以休
命其所任刺史咸令子孫代代承襲尋又罷代襲之制
元景久之轉鄜州刺史高宗卽位進位司徒加實封通
前滿一千五百戶永徽二年坐與房遺愛謀反賜死國
除後追封沉黎王備禮改葬以渤海王奉慈子長沙爲

嗣降爵爲侯神龍初追復爵土并封其孫逖爲嗣荆王
尋薨國除

漢王元昌高祖第七子也少好學善隸書武德三年封
爲魯王貞觀五年授華州刺史轉梁州都督十年改封
漢王元昌在州頗違憲法太宗手敕責之初不自咎更
懷怨望知太子承乾嫉魏王泰之寵乃相附託圖爲不
軌十六年元昌來朝京師承乾頗召入東宮夜宿因謂
承乾曰願陛下早爲天子近見御側有一宮人善彈琵琶
事平之後當望垂賜承乾許諾又刻臂出血以帛拭
之燒作灰和酒同飲共爲信誓潛伺間隙十七年事發

太宗弗忍加誅特敕免死大臣高士廉李世勣等奏言王者以四海爲家以萬姓爲子公行天下情無獨親元昌苞藏兇惡圖謀逆亂觀其指趣察其心府罪深燕旦釁甚楚英天地之所不容人臣之所切齒五刑不足申其罰九死無以當其愆而陛下情屈至公恩加梟鏡欲開疎網漏此鯨鯢臣等有司期不奉制伏願敦師憲典誅此兇慝順羣臣之願敘鷹鷂之心則吳楚七君不幽歎於徃漢管蔡二叔不沉恨於有周太宗事不獲已乃賜元昌自盡於家妻子籍沒國除

鄴王元亨高祖第八子也武德三年受封貞觀二年授

散騎常侍拜金州刺史及之藩太宗以其幼小甚思之
中路賜以金盞遣使爲之設宴六年薨無子國除

周王元方高祖第九子也武德四年受封貞觀二年授
散騎常侍三年薨贈左光祿大夫無子國除

徐王元禮高祖第十子也少恭謹善騎射武德四年封
鄭王貞觀六年賜實封七百戶授鄭州刺史徙封徐王
遷徐州都督十七年轉絳州刺史以善政聞太宗降璽
書勞勉賜以錦綵二十三年加實封千戶永徽四年加
授司徒兼潞州刺史咸亨三年薨贈太尉冀州大都督
陪葬獻陵子淮南王茂嗣茂險薄無行元禮姬趙氏有

美色及元禮遇疾茂遂逼之元禮知而切加責讓茂乃屏斥元禮侍衛斷其藥膳仍云旣得五十年爲王更何煩服藥竟以餒終上元中事洩配流振州而死神龍初又封茂子璿爲嗣徐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除宗正員外卿卒子延年嗣開元二十六年封嗣徐王除員外洗馬天寶初拔汗那王入朝延年將嫁女與之爲右相李林甫所奏貶文安郡別駕彭城長史坐贓貶永嘉司士至德初餘杭郡司馬卒永泰元年女婿黔中觀察使趙國珍入朝請以延年子前施州刺史諷爲嗣因封嗣徐王

韓王元嘉高祖第十一子也母宇文昭儀隋左武衛大將軍述之女也早有寵於高祖高祖初卽位便欲立爲皇后固辭不受元嘉少以母寵特爲高祖所愛自登極晚生皇子無及之者武德四年封宋王徙封徐王貞觀六年賜實封七百戶授潞州刺史時年十五在州聞太妃有疾便涕泣不食及京師發喪哀毀過禮太宗嗟其至性屢慰勉之九年授右領軍大將軍十年改封韓王授潞州都督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元嘉少好學聚書至萬卷又採碑文古跡多得異本閨門修整有類寒素士大夫與其弟靈夔甚相友愛兄弟集見如布衣之

禮其修身潔已內外如一當代諸王莫能及者唯霍王元軌抑其次焉高宗末元嘉轉澤州刺史及天后臨朝攝政欲順物情乃進授元嘉爲太尉定州刺史霍王元軌爲司徒青州刺史舒王元名爲司空隆州刺史魯王靈夔爲太子太師蘇州刺史越王貞爲太子太傅安州都督紀王慎爲太子太保並外示尊崇實無所綜理其後漸將誅戮宗室諸王不附己者元嘉大懼與其子通州刺史黃公譔及越王貞父子謀起兵於是皇宗國戚內外相連者甚廣遣使報貞及貞子琅邪王沖曰四面同來事無不濟沖與諸道計料未審而先發兵倉卒唯

貞應之諸道莫有赴者故其事不成元嘉坐誅讓少以
文才見知諸王子中與琅邪王沖爲一時之秀凡所交
結皆當代名士時天下犯罪籍沒者甚衆唯沖與讓父
子書籍最多皆文句詳定秘閣所不及神龍初追復元
嘉爵土并封其第五子訥爲嗣韓王官至員外祭酒開
元十七年卒元嘉長子訓高祖時封潁川王早卒次子
誼封武陵王官至濮州刺史開元中封訥子叔璿爲嗣
韓王國子員外司業

彭王元則高祖第十二子也武德四年封荆王貞觀七
年授豫州刺史十年改封彭王除遂州都督尋坐章服

奢僭免官十七年拜澧州刺史更折節勵行頗著聲譽
永徽二年薨高宗爲之廢朝三日贈司徒荊州都督陪
葬獻陵諡曰思發引之日高宗登望春宮望其靈車哭
之甚慟無子以霍王元軌子絢嗣龍朔中封南昌王子
志暎神龍初封嗣彭王景龍初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
中宗正卿同正員卒

鄭王元懿高祖第十三子也頗好學武德四年封滕王
貞觀七年授兗州刺史賜實封六百戶十年改封鄭王
歷鄭潞二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總章中累
授絳州刺史數斷大獄甚有平允之譽高宗嘉之降璽

書褒美賜物三百段咸亨四年薨贈司徒荊州大都督
諡曰惠陪葬獻陵子璿上元初封爲嗣鄭王官至鄂州
刺史神龍初又封璿嫡子希言爲嗣鄭王景龍四年嗣
鄭王希言等共一十四人並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
石金吾大將軍天寶初再爲太子詹事同正員卒

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少多才藝高祖甚奇之武
德六年封蜀王八年徙封吳王貞觀初太宗嘗問羣臣
曰朕子弟孰賢侍中魏徵對曰臣愚闇不盡知其能唯
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曰朕亦器之卿以爲前
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間平也由是寵遇彌厚

因令娶徵女焉從太宗遊獵遇羣獸命元軌射之矢不虛發太宗撫其背曰汝武藝過人悵今無所施耳當天
下未定我得汝豈不美乎七年拜壽州刺史賜實封六
百戶高祖崩去職毀瘠過禮自後嘗衣布示有終身之
戚焉每至忌辰輒數日不食十年改封霍王授絳州刺
史尋轉徐州刺史元軌前後爲刺史至州唯閉閣讀書
吏事責成於長史司馬謹慎自守與物無忤爲人不妄
在徐州唯與處士劉立平爲布衣之交人或問立平王
之長立平答曰無長問者怪而復問之立平曰夫人有
短所以見其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二

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爲定州刺史突厥來寇元軌令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賊連謀事洩高宗令收按其黨元軌以強寇在境人心不安惟殺嘉運餘無所及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悅謂使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有王文操遇賊而二子鳳賢遂以身蔽捍文操獲全二子皆死縣司抑而不申元軌察知遣使弔祭表上其事詔並贈朝散大夫令加旌表其禮賢愛善如此後因入朝屢上疏陳時政得失多所匡益高宗甚尊重之及在外藩朝廷每有大事或密制問焉高宗崩與侍中劉齊賢等知山陵葬事齊賢服

其識練故事每謂人曰非我輩所及也元軌嘗使國令徵封令白請依諸國賦物貿易取利元軌曰汝爲國令當正吾失反說吾以利耶拒而不納垂拱元年加位司徒尋出爲襄州刺史轉青州四年坐與越王貞連謀起兵事覺徙居黔州仍令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有子七人長子緒最有才藝上元中封江都王累除金州刺史垂拱中坐與裴承光交通被殺神龍初與元軌並追復爵位仍封諸孫暉爲嗣霍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左千牛員外將軍

號王鳳高祖第十五子也武德六年封幽王貞觀七年

授鄧州刺史賜實封六百戶十年徙封號王歷號豫二

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麟德初累授青州刺

史上元元年薨年五十二贈司徒揚州大都督陪葬獻

陵諡曰莊子平陽郡王翼嗣官至光州刺史永隆二年

卒子寓嗣則天時失爵鳳第三子定襄郡公宏則天初

爲曹州刺史第五子東莞郡公融少以武勇見知垂拱

中爲申州刺史初黃公讓將與越王貞通謀深倚仗融

以爲外助時詔追諸親赴都融私使問其所親成均助

教高子貢曰可入朝以否子貢報曰來必取死融乃稱

疾不朝以俟諸藩期及得越王貞起兵書倉卒不能相

應爲僚吏所逼不獲已而奏之於是擢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右贊善大夫未幾爲支黨所引被誅子徹神龍元年襲封東莞郡公開元五年繼密王元曉改爲嗣密王十二年改封濮陽郡王歷宗正卿金紫光祿大夫卒神龍初封鳳嫡孫邕爲嗣號王邕娶韋庶人妹爲妻由是中宗時特承寵異轉秘書監俄又改封汴王開府置僚屬月餘而韋氏敗邕揮刃截其妻首以至於朝深爲物議所鄙貶沁州刺史不知州事削封邑景雲二年復嗣號王還封二百戶累遷衛尉卿開元十五年卒子巨嗣別有傳

道王元慶高祖第十六子也武德六年封漢王八年改封陳王貞觀九年拜趙州刺史賜實封八百戶十年改封道王授豫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四年歷滑州刺史以政績聞賜物二百段後歷徐沁衛三州刺史元慶事母甚謹及母薨又請躬脩墳墓優詔不許麟德元年薨贈司徒益州都督陪葬獻陵諡曰孝子臨淮王誘嗣官至澧州刺史永淳中坐贓削爵次子詢壽州刺史詢子微神龍初封爲嗣道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景雲元年宗正卿卒子鍊開元二十五年襲封嗣道王廣德中官至宗正卿

鄧王元裕高祖第十七子也貞觀五年封鄆王十一年改封鄧王賜實封八百戶歷鄧梁黃三州刺史元裕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隣爲布衣之交二十三年加實封通前一千五百戶高宗時又歷壽襄二州刺史兗州都督麟德二年薨贈司徒益州大都督陪葬獻陵諡曰康無子以弟江王元祥子廣平公炅嗣神龍初封炅子孝先爲嗣鄧王開元十三年右監門衛大將軍冠軍大將軍卒

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也年十歲時高祖在大安宮太宗晨夕使尚宮起居送珍饌元名保傅等謂元名曰

尚宮品秩高者見宜拜之元名曰此我二哥家婢也何
用拜爲太宗聞而壯之曰此真我弟也貞觀五年封譙
王十一年徙封舒王賜實封八百戶拜壽州刺史後歷
滑許鄭三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轉石州刺
史元名性高潔罕問家人產業朝夕矜莊門庭清肅常
誠其子豫章王亶等曰藩王所乏者不慮無錢財官職
但勉行善事忠孝持身此吾志也及亶爲江州刺史以
善政聞高宗手敕褒美元名以賞其義方之訓高宗每
欲授元名大州刺史固辭曰忝預藩戚豈以州郡戶口
爲仕進之資辭情懇到故在石州二十年賞翫林泉有

塵外之意垂拱年除青州刺史又除鄭州刺史州境隣接都畿諸王及帝戚莅官者或有不檢攝家人爲百姓所苦及元名到大革其弊轉滑州刺史政理如在鄭州尋加授司空永昌年與子亶俱爲丘神勣所陷被殺神龍初贈司徒復其官爵仍令以禮改葬亶子津爲嗣舒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左威衛將軍卒子萬嗣天寶二年卒子藻嗣天寶九載封嗣舒王

魯王靈夔高祖第十九子也少有美譽善音律好學工草隸與同母兄韓王元嘉特相友愛貞觀五年封魏王十年改封燕王賜實封八百戶授幽州都督十四年改

封魯王授兗州都督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六年轉隆州刺史後歷絳滑定等州刺史太子太師垂拱元年授邢州刺史四年與兄元嘉子黃公譔結謀欲起兵應接越王貞父子事洩配流振州自縊而死有二子長子銑封清河王次子藹封范陽王歷右散騎常侍爲酷吏所陷神龍初追復靈夔官爵仍令以禮改葬封藹子道堅爲嗣魯王性嚴整雖在閨門造次必於莊敬少年佐郡聲實已彰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歷果隲吉冀洛汾滄等七州刺史國子祭酒開元二十二年兼檢校魏州刺史未行改汴州刺史河南道採訪使此州

都會水陸輻湊實曰膏腴道堅特以清毅聞入爲宗正卿卒子宇嗣二十九年封嗣魯王至德元年從幸巴蜀爲右金吾將軍寶應元年皇太子封爲魯王改字嗣鄒王道堅弟道遠中興初封戴國公以恭默自守修山東婚姻故事頻任清列天寶中爲右丞大理宗正二卿卒江王元祥高祖第二十子也貞觀五年封許王十一年徙封江王授蘇州刺史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高宗時又歷金鄜鄭三州刺史性貪鄙多聚金寶營求無厭爲人吏所患時滕王元婴蔣王憚號王鳳亦稱貪暴有授得其府官者以比嶺南惡處爲之語

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蔣虢元祥體質洪大腰帶
十圍飲啖亦兼數人其時韓王元嘉虢王鳳魏王恭狀
貌亦偉不逮於元祥又眇一目永隆元年薨贈司徒并
州大都督陪葬獻陵諡曰安子永嘉王暉永隆中爲復
州刺史以禽獸其行賜死于家中興初元祥子鉅鹿郡
公晃子欽嗣江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娶王仁
皎女至千牛將軍卒

密王元曉高祖第二十一子也貞觀五年受封九年授
虢州刺史十四年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年加滿千戶
轉澤州刺史永徽四年除宣州刺史後歷徐州刺史上

元三年薨贈司徒揚州都督陪葬獻陵諡曰貞子南安王穎嗣神龍初封穎弟亮子曇爲嗣密王

滕王元嬰高祖第二十二子也貞觀十三年受封十五年賜實封八百戶授金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中元嬰頗驕縱逸遊動作失度高宗與書誡之曰王地在宗枝寄深磐石幼聞詩禮夙承義訓實冀孜孜無怠漸以成德豈謂不遵軌轍踰越典章且城池作固以備不虞關鑰閉開須有常準鳩合散樂并集府僚嚴關夜開非復一度過密之悲尚纏比屋王以此情事何遽紛紜又巡省百姓本觀風問俗遂乃驅率老幼借

狗求且志從禽之娛忽黎元之重時方農要屢出畋遊以彈彈人將爲笑樂取適之方亦應多緒何必此事方得爲娛晉陵虐主未可取則趙孝文趨走小人張四又倡優賤隸王親與博戲極爲輕脫一府官僚何所瞻望凝寒方甚以雪埋人虐物旣深何以爲樂家人奴僕侮弄官人至於此事彌不可長朕以王骨肉至親不能致王於法令與王下上考以媿王心人之有過貴在能改國有憲章私恩難再興言及此慙歎盈懷三年遷蘇州刺史尋轉洪州都督又數犯憲章削邑戶及親事帳內之半於滁州安置後起授壽州刺史轉隆州刺史弘道

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梁州都督文明元年薨贈司徒冀州都督陪葬獻陵子長樂王循琦嗣兄弟六人垂拱中並陷詔獄神龍初以循琦弟循培子涉嗣滕王本名茂宗狀貌類胡而豐碩開元十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左驍衛將軍天寶初淮安郡別駕卒子湛然嗣十一載封滕王十五載從幸蜀除左金吾將軍

史臣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若明異重離道非出震雖居嫡長寧固鎮鑑况當開創之初未見太平之兆建成殘忍豈主鬯之才元吉兇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順守積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

嗣或堅持小節必虧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煬帝亦不及矣元嘉脩身元軌無短元裕名理元名高潔靈夔嚴整皆有封冊之名而無磐石之固武氏之亂或連頸被刑姦臣擅權則束手爲制其望本枝百世也不亦難乎贊曰有功曰祖有德曰宗建成元吉實爲二兇中外交構人神不容用晦而明殷憂啓聖運屬文皇功成守正善惡旣分社稷乃定盤維封建本枝茂盛元嘉元軌修身慎行元裕元名行簡居正犬牙不固武氏易姓旣無兵民若拘陷竄敢告後人無或失政

舊唐書卷六十四考證

隱太子建成傳二年授撫軍大將軍東討元帥將兵十萬徇洛陽○新書作將兵萬人

荆王元景傳神龍初追復爵土并封其孫逃爲嗣荆王
○新書以孫元逃嗣唐代重諱無孫同祖名者應從
舊書

韓王元嘉傳十年改封韓王授潞州都督○新書作遷
滑州

彭王元則傳貞觀七年授豫州刺史○新書作婺州
魯王靈夔傳垂拱元年授邢州刺史○新書作相州

舊唐書卷六十四考證

舊唐書卷六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十五

高士廉

子履行
真行

長孫無忌

高儉字士廉渤海蓀人曾祖飛雀後魏贈太尉祖嶽北齊侍中左僕射太尉清河王父勵字敬德北齊樂安王尚書左僕射隋洮州刺史士廉少有器局頗涉文史隋司隸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濬並稱先達與士廉結忘年之好由是公卿藉甚大業中爲治禮郎士廉妹先適隋右驍衛將軍長孫晟生子無忌及女晟卒士廉

迎妹及甥於家恩情甚重見太宗潛龍時非常人因以
晟女妻焉卽文德皇后也隋軍伐遼時兵部尚書斛斯
政亡奔高麗士廉坐與交遊謫爲朱鳶主簿事父母以
孝聞嶺南瘴癘不可同行留妻鮮于氏侍養供給不足
又念妹無所庇乃賣大宅買小宅以處之分其餘資輕
裝而去尋屬天下大亂王命阻絕交趾太守丘和署爲
司法書佐士廉久在南方不知母問北顧彌切嘗晝寢
夢其母與之言宛如膝下旣覺而涕泗橫集明日果得
母訊議者以爲孝感之應時欽州寧長真率衆攻和和
欲出門迎之士廉進說曰長真兵勢雖多懸軍遠至內

離外蹙不能持久且城中勝兵足以當之柰何而欲受人所制和從之因命士廉爲行軍司馬水陸俱進逆擊破之長真僅以身免餘衆盡降及蕭銑敗高祖使徇嶺南武德五年士廉與和上表歸國累遷雍州治中時太宗爲雍州牧以士廉是文德皇后之舅素有才望甚親敬之及將誅隱太子士廉與其甥長孫無忌並預密謀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釋繫囚授以兵甲馳至芳林門備與太宗合勢太宗昇春宮拜太子右庶子貞觀元年擢拜侍中封義興郡公賜實封九百戶士廉明辯善容止凡有獻納搢紳之士莫不屬目時黃門侍郎王珪有

密表附士廉以聞士廉寢而不言坐是出爲安州都督
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
有危殆者多不親扶持杖頭挂食遙以哺之士廉隨方
訓誘風俗頓改秦時李冰守蜀導引汶江創浸灌之利
至今地居水側者須直千金富強之家多相侵奪士廉
乃於故渠外別更疏決蜀中大獲其利又因暇日汲引
辭人以爲文會兼命儒生講論經史勉勵後進蜀中學
校粲然復興蜀人朱桃椎者澹泊爲事隱居不仕披裘
帶索沉浮人間寶輒之鎮益州也聞而召見遺以衣服
逼爲鄉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逃入山中結菴澗

曲夏則輟形冬則樹皮自覆人有贈遺一無所受每爲
芒履置之於路人見之者曰朱居士之履也爲鬻米置
於本處桃椎至夕而取之終不與人相見議者以爲焦
先之流士廉下車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
直視而去士廉每令存問桃椎見使者輒入林自匿近
代以來多輕隱逸士廉獨加褒禮蜀中以爲美談五年
入爲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仍封一子爲縣公獎鑒人
倫雅諧姓氏凡所署用莫不人地俱允高祖崩士廉攝
司空營山陵制度事畢加特進上柱國是時朝議以山
東人士好自矜夸雖復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女適他

族必多求聘財太宗惡之以爲甚傷教義乃詔士廉與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於是普責天下譜牒仍憑據史傳考其真僞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爲氏族志士廉乃類其等第以進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旣無嫌爲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間則多邀錢幣才識凡下而偃仰自高販鬻松檟依託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爲重之祇緣齊家惟據河北梁陳僻在江南當時雖有人物偏僻小國不足可貴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爲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顯著

或忠孝可稱或學藝通博所以擢用見居三品以上欲
共衰代舊門爲親縱多輸錢帛猶被偃仰我今特定族
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爲第一等昔漢高
祖止是山東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貴卿等讀
書見其行迹至今以爲美談心懷敬重卿等不貴我官
爵耶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遂
以崔幹爲第三等及書成凡一百卷詔頒於天下賜士
廉物千段尋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二年與長孫無忌等
以佐命功並代襲刺史授申國公其年拜尚書右僕射
士廉旣任遇益隆多所表奏成輒焚藁人莫知之攝太

子少師特令掌選十六年加授開府儀同三司等表請致仕聽解尚書右僕射令以開府儀同三司依舊平章事又正受詔與魏徵等集文學之士撰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奏之賜物千段十七年二月詔圖形凌煙閣十九年太宗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士廉攝太子太傅仍典朝政皇太子下令曰攝太傅申國公士廉朝望國華儀刑攸屬寡人忝膺監守實資訓導比聽政常屈同榻庶因諮白少祛蒙滯但據案奉對情所未安已約束不許更進太傅誨諭深至使遵常式辭不獲免輒復敬從所司亦宜別以一案供太傅士廉固讓不敢當二十

年遇疾太宗幸其第問之因敘說生平流涕歔歔而訣
二十一年正月壬辰薨于京師崇仁里私第時年七十
二太宗又命駕將臨之司空玄齡以上餌藥石不宜臨
喪抗表切諫上曰朕之此行豈獨爲君臣之禮兼以故
舊情深姻戚義重卿勿復言也太宗從數百騎出興安
門至延喜門長孫無忌馳至馬前諫曰餌石臨喪經方
明忌陛下含育黎元須爲宗社珍愛臣亡舅士廉知將
不救顧謂臣曰至尊覆載恩隆不遺簪履亡歿之後或
至親臨內省凡才無益聖日安可以死亡之餘輒廻宸
駕魂而有靈負譴斯及陛下恩深故舊亦請察其丹誠

其言甚切太宗猶不許無忌乃伏於馬前流涕帝乃還
宮贈司徒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文獻士廉祖父洎
身並爲僕射子爲尚書甥爲太尉當代榮之六子履行
至行純行真行審行慎行及喪柩出自橫橋太宗登故
城西北樓望而慟高宗卽位追贈太尉與房玄齡屈突
通並配享太宗廟庭子履行貞觀初歷祠部郎中丁母
憂哀悴踰禮太宗遣使諭之曰孝子之道毀不滅性汝
宜強食不得過禮服闋累遷滑州刺史尚太宗女東陽
公主拜駙馬都尉十九年除戶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
夫無幾遭父艱居喪復以孝聞太宗手詔敦喻曰古人

立孝毀不滅身聞卿絕粒殊乖大體幸抑摧裂之情割傷生之累俄起爲衛尉卿進加金紫光祿大夫襲爵申國公永徽元年拜戶部尚書檢討太子詹事太常卿顯慶元年出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先是士廉居此職頗著能名至是履行繼之亦有善政大爲人吏所稱三年坐與長孫無忌親累左授洪州都督轉永州刺史卒於官履行弟真行官至右衛將軍其子典膳丞岐坐與章懷太子陰謀事洩詔付真行令自懲誠真行遂手刃之仍棄其屍於衢路高宗聞而鄙之貶真行爲睦州刺史卒

長孫無忌字輔機河南洛陽人其先出自後魏獻文帝第三兄初爲拓拔氏宣力魏室功最居多世襲大人之號後更跋氏爲宗室之長改姓長孫氏七世祖道生後魏司空上黨靖王六世祖旃後魏特進上黨齊王五世祖觀後魏司徒上黨定王高祖稚西魏太保馮翊文宣王曾祖子裕西魏衛尉卿平原郡公祖光周開府儀同三司襲平原公父晟隋右驍衛將軍無忌貴戚好學該博文史性通悟有籌略文德皇后卽其妹也少與太宗友善義軍渡河無忌至長春宮謁見授渭北道行軍典籤常從太宗征討累除比部郎中封上黨縣公武德九

年隱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將害太宗無忌請太宗先發誅之於是奉旨密召房玄齡杜如晦等共爲籌略六月四日無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泰李孟嘗等九人入玄武門討建成元吉平之太宗昇春宮授太子左庶子及卽位遷左武侯大將軍貞觀元年轉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實封千三百戶太宗以無忌佐命元勲地兼外戚禮遇尤重嘗令出入卧內其年拜尚書右僕射時突厥頡利可汗新與中國和盟政教紊亂言事者多陳攻取之策太宗召蕭瑀及無忌問曰北番君臣昏亂

殺戮無辜國家不違舊好便失攻昧之機今欲取亂侮
亡復爽同盟之義二途不決孰爲勝耶蕭瑀曰兼弱攻
昧擊之爲善無忌曰今國家務在戢兵待其寇邊方可
討擊彼旣已弱必不能來若深入虜廷臣未見其可且
按甲存信臣以爲宜太宗從無忌之議突厥尋政衰而
滅或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太宗以表示無忌曰朕
與卿君臣之間凡事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
之意無以獲通因召百寮謂之曰朕今有子皆幼無忌
於朕實有大功今者委之猶如子也疎間親新間舊謂
之不順朕所不取也無忌深以盈滿爲誠懇辭機密文

德皇后又爲之陳請太宗不獲已乃拜開府儀同三司
解尚書右僕射是歲太宗親祠南郊及將還命無忌與
司空裴寂同昇金輅五年與房立齡杜如晦尉遲敬德
四人以元勳各封一子爲郡公七年十月冊拜司空無
忌固辭不許又因高士廉奏曰臣幸居外戚恐招聖主
私親之誚敢以死請太宗曰朕之授官必擇才行若才
行不至縱朕至親亦不虛授襄邑王神符是也若才有
所適雖怨讎而不棄魏徵等是也朕若以無忌居后兄
之愛當多遺子女金帛何須委以重官蓋是取其才行
耳無忌聰明鑒悟雅有武略公等所知朕故委之台鼎

無忌又上表切讓詔報之曰昔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
先夏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而爲五伯長
朕自居藩邸公爲腹心遂得廓清宇內君臨天下以公
功績才望允稱具瞻故授此官無宜多讓也太宗追思
王業艱難佐命之力又作威鳳賦以賜無忌其辭曰有
一威鳳憇翮朝陽晨遊紫霧夕飲玄霜資長風以舉翰
戾天衢而遠翔西翥則煙氛閉色東飛則日月騰光化
垂鵬於北裔馴羣鳥於南荒殄亂世而方降應明時而
自彰逸翼雲路歸功本樹仰喬枝而見猜俯修條而抱
蠹同林之侶俱嫉共幹之儔並忤無恒山之義情有炎

洲之凶度若巢葦而居安獨懷危而履懼鴟鴞嘯乎側
葉鷓雀喧乎下枝慙已陋之至鄙害他賢之獨竒或聚
味而交擊乍分羅而見羈戢凌雲之逸羽韜偉世之清
儀遂乃蓄情宵影結志晨暉霜殘綺翼露點紅衣嗟憂
患之易結歎矰繳之難違期畢命於一死本無情於再
飛幸賴君子以依以恃引此風雲濯斯塵滓披蒙翳於
葉下發光華於枝裏仙翰屈而還舒靈音摧而復起聊
八極以遐翥臨九天而高峙庶廣德於衆禽非崇利於
一已是以徘徊感德顧慕懷賢憑明哲而禍散託英才
而福全荅惠之情彌結報功之志方宣非知難而行易

思令後而終前俾賢德之流慶畢萬葉而芳傳十一年
令與諸功臣世襲刺史詔曰周武定業胙茅土於子弟
漢高受命誓帶礪於功臣豈止重親賢之地崇其典禮
抑亦固磐石之基寄以藩翰魏晉已降事不師古建侯
之制有乖名實非所謂作屏王室永固無窮者也隋氏
之季四海沸騰朕運屬殷憂戡翦多難上憑明靈之祐
下賴英賢之輔廓清寓縣嗣膺寶曆豈予一人獨能致
此時迤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乃睠於斯甚所不取
但今刺史卽古之諸侯雖立名不同監統一也故申命
有司斟酌前代宣條委共理之寄象賢存世及之典司

空齊國公無忌等並策名運始功叅締構義貫休戚效
彰夷險嘉庸懿績簡於朕心宜委以藩鎮改錫土宇無
忌可趙州刺史改封趙國公尚書左僕射魏國公玄齡
可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故司空蔡國公杜如晦可贈
密州刺史改封萊國公特進代國公靖可濮州刺史改
封衛國公特進吏部尚書許國公士廉可申州刺史改
封申國公兵部尚書潞國公侯君集可陳州刺史改封
陳國公刑部尚書任城郡王道宗可鄂州刺史改封江
夏郡王晉州刺史趙郡王孝恭可觀州刺史改封河間
郡王同州刺史吳國公尉遲敬德可宣州刺史改封鄂

國公并州都督府長史曹國公李勣可蘄州刺史改封
英國公左驍衛大將軍楚國公段志玄可金州刺史改
封褒國公左領軍大將軍宿國公程知節可普州刺史
改封盧國公太僕卿任國公劉弘基可朗州刺史改封
夔國公相州都督府長史鄆國公張亮可澧州刺史改
封鄖國公餘官食邑並如故卽令子孫奕葉承襲無忌
等上言曰臣等披荆棘以事陛下今海內寧一不願違
離而乃世牧外州與遷徙何異乃與房玄齡上表曰臣
等聞質文迭變皇王之迹有殊今古相公致理之方乃
革緬惟三代習俗靡常爰制五等隨時作教蓋由力不

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逮於兩漢用矯前
違置守頒條蠲除曩弊爲無益之文覃及四方建不易
之理有逾千載今曲爲臣等復此奄荒欲其優隆錫之
茅社施于子孫永貽長世斯乃大鈞播物毫髮並施其
生小人踰分後世必嬰其禍何者違時易務曲樹私恩
謀及庶僚義非僉允方招史冊之誚有紊聖代之綱此
其不可一也又臣等智效罕施器識庸陋或情緣右戚
遂陟台階或顧想披荆便蒙夜拜直當今日猶愧非才
重裂山河愈彰濫賞此其不可二也又且孩童嗣職義
乖師儉之方任以褰帷寧無傷錦之弊上干天憲彝典

既有常科下擾生民必致餘殃於後一挂刑網自取誅
夷陛下深仁務延其世翻令勦絕誠有可哀此其不可
三也當今聖曆欽明求賢分政古稱良守寄在共理此
道之目爲日滋久因緣臣等或有改張封植兒曹失於
求瘼百姓不幸將焉用之此其不可四也在茲一舉爲
損實多曉夕深思憂貫心髓所以披丹上訴指事明心
不敢浮辭同於矯飾伏願天澤諒其愚欵特停渙汗之
旨賜其性命之恩太宗覽表謂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
通義意欲公之後嗣翼朕子孫長爲藩翰傳之永久而
公等薄山河之誓發言怨望朕亦安可強公以土宇耶

於是遂止十二年太宗幸其第凡是親族班賜有差十六年冊拜司徒十七年令圖畫無忌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詔曰自古皇王褒崇勲德旣勒銘於鍾鼎又圖形於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閣著其美建武功臣雲臺紀其跡司徒趙國公無忌故司空揚州都督河間元王孝恭故司空萊國成公如晦故司空相州都督太子太師鄭國文貞公徵司空梁國公玄齡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敬德特進衛國公靖特進宋國公瑀故輔國大將軍揚州都督褒忠壯公志玄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弘基故尚書左僕射蔣忠公通故陝東道行臺右僕射鄖節公

開山故荊州都督譙襄公柴紹故荊州都督邳襄公順
德洛州都督鄖國公張亮光祿大夫吏部尚書陳國公
侯君集故左驍衛大將軍邲襄公張公謹左領軍大將
軍盧國公程知節故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故
戶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光祿大夫戶部尚書莒國公
唐儉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英國公勣故徐州都督胡壯
公秦叔寶等或材推棟梁謀猷經遠綢繆帷帳經綸霸
圖或學綜經籍德範光茂隱犯同致忠讜日聞或竭力
義旗委質藩邸一心表節百戰標奇或受賑廟堂闢土
方面重氛載廓王略遐宣並契濶屯夷劬勞師旅贊景

業於草昧翼淳化於隆平茂績殊勲冠冕列辟昌言直道牢籠搢紳宜酌故實弘茲令典可並圖畫於凌煙閣庶念功之懷無謝於前載旌賢之義永貽於後昆其年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晉王而限以非次迴惑不決御兩儀殿羣官盡出獨留無忌及司空房玄齡兵部尚書李勣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此我心無憊因自投於牀抽佩刀欲自刺無忌等驚懼爭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太宗所欲報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宜拜謝晉王因下拜太宗謂無忌等曰公等旣符我意

未知物論何如無忌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伏乞
召問百寮必無異辭若不蹈舞同音臣負陛下萬死於
是建立遂定因加授無忌太子太師等而太宗又欲立
吳王恪無忌密爭之其事遂輟太宗嘗謂無忌等曰朕
聞主賢則臣直人苦不自知公宜面論攻朕得失無忌
奏言陛下武功文德跨絕古今發號施令事皆利物孝
經云將順其美臣順之不暇實不見陛下有所愆失太
宗曰朕冀聞已過公乃妄相諛悅朕今面談公等得失
以爲鑒誠言之者可以無過聞之者可以自改因目無
忌曰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而總兵

攻戰非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既不
改節爲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便
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啟齒事朕三十載遂無一
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
懦未甚任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是
其所長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
貞言多利益然其意上然諾於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
尚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行
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旣寫
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十九年太

宗征高麗令無忌攝侍中還無忌固辭師傅之位優詔聽罷太子太師二十一年遙領揚州都督二十三年太宗疾篤引無忌及中書令褚遂良二人受遺令輔政太宗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爾輔政後勿令讒毀之徒損害無忌若如此者爾則非復人臣高宗卽位進拜太尉兼揚州都督知尚書及門下二省事並如故無忌固辭知尚書省事許之仍令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永徽二年監修國史高宗嘗謂公卿朕開獻書之路冀有意見可錄將擢用之比者上疏雖多而遂無可採者無忌對曰陛下卽位政化流行條

式律令固無遺闕言事者率其鄙見妄希僥倖至於裨俗益教理當無足可取然須開此路猶冀時有讜言如或杜絕便恐下情不達帝曰又聞所在官司猶自多有顏面無忌曰顏面阿私自古不免然聖化所漸人皆向公至於肆情曲法實謂必無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下私其親戚豈敢頓言絕無時無忌位當元舅數進謀議高宗無不優納之明年以早上疏辭職高宗頻降手詔敦喻不許五年親幸無忌第見其二子並擢授朝散大夫又命圖無忌形像親爲畫贊以賜之六年帝將立昭儀武氏爲皇后無忌屢言不可帝

乃密遣使賜無忌金銀寶器各一車綾錦十車以悅其
意昭儀母楊氏復自詣無忌宅屢加祈請時禮部尚書
許敬宗又屢申勸請無忌嘗厲色折之帝後又召無忌
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褚遂良謂曰武昭儀有令德朕
欲立爲皇后卿等以爲如何無忌曰自貞觀二十三年
後先朝付託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帝竟不從無忌等
言而立昭儀爲皇后皇后以無忌先受重賞而不助已
心甚銜之顯慶元年無忌與史官國子祭酒令狐德棻
綴集武德貞觀二朝史爲八十卷表上之無忌以監領
功賜物二千段封其子潤爲金城縣子四年中書令許

敬宗遣人上封事稱監察御史李巢與無忌交通謀反
帝令敬宗與侍中辛茂將鞠之敬宗奏言無忌謀反有
端帝曰我家不幸親戚中頻有惡事高陽公主與朕同
氣往年遂與房遺愛謀反今阿舅復作惡心近親如此
使我慙見萬姓敬宗曰房遺愛乳臭兒與女子謀反豈
得成事且無忌與先朝謀取天下衆人服其智作宰相
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謂威能服物智能動衆臣恐無
忌知事露卽爲急計攘袂一呼殞命同惡必爲宗廟深
憂誠願陛下斷之不日卽收捕準法破家帝泣曰我決
不忍處分與罪後代良史道我不能和其親戚使至於

此敬宗曰漢文帝漢室明主薄昭卽是帝舅從代來日
亦有大勲與無忌不別於後惟坐殺人文帝惜國之法
令朝臣喪服就宅哭而殺之良吏不以爲失今無忌忘
先朝之大德捨陛下之至親聽受邪謀遂懷悖逆意在
塗炭生靈若比薄昭罪惡未可同年而語案諸刑典合
誅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大機之事間不容髮
若少遲延恐卽生變惟請早決帝竟不親問無忌謀反
所由惟聽敬宗誣構之說遂去其官爵流黔州仍遣使
發次州府兵援送至流所其子秘書監駙馬都尉沖等
並除名流於嶺外敬宗尋與吏部尚書李義府遣大理

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鞫無忌反狀公瑜逼令自縊而死籍沒其家無忌既有大功而死非其罪天下至今哀之上元元年優詔追復無忌官爵特令無忌孫延主齊獻公之祀無忌從父兄安世仕王世充署爲內史令東都平死於獄中安世子祥以文德皇后近屬累除刑部尚書坐與無忌通書見殺

史臣曰士廉才望素高操秉無玷保君臣終始之義爲子孫襲繼之謀社稷之臣功亦隆矣獎遇之恩賞亦厚矣及子真行手刃其子何凶忍也若是積慶之道不其惑哉無忌戚里右族英冠人傑定立儲闡力安社稷勲

庸茂著終始不渝及黜廢中宮竟不阿旨報先帝之顧
託爲敬宗之誣構嗟乎忠信獲罪今古不免無名受戮
族滅何辜主暗臣姦足貽後代

贊曰巖巖申公功名始終文皇題品信謂酌中趙公右
戚兩朝宣力功成不去竟逢鬼蜮

舊唐書卷六十五考證

長孫無忌傳七世祖道生後魏司空上黨靖王六世祖
旃後魏特進上黨齊王○臣德潛按魏書長孫道生

傳道生子抗抗子觀無旃名且抗早卒觀襲祖爵此
云旃襲且封齊二史互異

上元元年優詔追復無忌官爵特令無忌孫延主齊獻
公之祀○新書無忌孫名元翼

舊唐書卷六十五考證

舊唐書卷六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十六

房玄齡

子遺直
遺愛

杜如晦

弟楚客
叔淹

房喬字玄齡齊州臨淄人曾祖翼後魏鎮遠將軍宋安郡守襲壯武伯祖熊字子繹褐州主簿父彥謙好學通涉五經隋涇陽令隋書有傳玄齡幼聰敏博覽經史工草隸善屬文嘗從其父至京師時天下寧晏論者咸以國祚方永玄齡乃避左右告父曰隋帝本無功德但誑惑黔黎不爲後嗣長計混諸嫡庶使相傾奪諸后藩枝

競崇淫侈終當內相誅夷不足保全家國今雖清平其
亡可翹足而待彥謙驚而異之年十八本州舉進士授
羽騎尉吏部侍郎高孝基素稱知人見之深相嗟挹謂
裴矩曰僕聞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
覩其聳壑凌霄耳父病綿歷十旬玄齡盡心藥膳未嘗
解衣交睫父終酌飲不入口者五日後補隰城尉會義
旗入關太宗徇地渭北玄齡杖策謁於軍門溫彥博又
薦焉太宗一見便如舊識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叅軍玄
齡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爲賊寇每平衆人競求
珍玩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皆與

之潛相申結各盡其死力既而隱太子見太宗勲德尤
盛轉生猜間太宗嘗至隱太子所食中毒而歸府中震
駭計無所出玄齡因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禍機
將發天下恟恟人懷異志變端一作大亂必興非直禍
及府朝正恐傾危社稷此之際會安可不深思也僕有
愚計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寧區夏內安宗社申孝養之
禮古人有云爲國者不顧小節此之謂歟孰若家國淪
亡身名俱滅乎無忌曰久懷此謀未敢披露公今所說
深會宿心無忌乃入白之太宗召玄齡謂曰阽危之兆
其迹已見將若之何對曰國家患難今古何殊自非睿

聖欽明不能安輯大王功蓋天地事鍾壓紐神贊所在
匪藉人謀因與府屬杜如晦同心勦力仍隨府遷授秦
王府記室封臨淄侯又以本職兼陝東道大行臺考功
郎中加文學館學士立齡在秦府十餘年常典管記每
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藁草高祖嘗謂侍
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爲我兒陳事必會人
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耳隱太子以立齡如晦爲太宗
所親禮甚惡之譖之於高祖由是與如晦並被驅斥隱
太子將有變也太宗令長孫無忌召立齡及如晦令衣
道士服潛引入閣計事及太宗入春宮擢拜太子右庶

子賜絹五千匹貞觀元年代蕭瑀爲中書令論功行賞以立齡及長孫無忌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五人爲第一進爵邢國公賜實封千三百戶太宗因謂諸功臣曰朕敘公等勲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許自言皇從父淮安王神通進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立齡杜如晦等刀筆之吏功居第一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得兵來未嘗身履行陣山東未定受委專征建德南侵全軍陷沒及劉黑闥翻動叔父望風而破今計勲行賞立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功居第

一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緣私濫與功臣同賞耳初將軍丘師利等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畫地及見神通理屈自相謂曰陛下以至公行賞不私其親吾屬何可妄訴三年拜太子少師固讓不受攝太子詹事兼禮部尚書明年代長孫無忌爲尚書左僕射改封魏國公監修國史旣任總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已有之明達吏事餘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敘無隔卑賤論者稱爲良相焉或時以事被譴則累日朝堂稽顙請罪悚懼跣蹻若無所容九年護

高祖山陵制度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與司空長孫無忌等四人並代襲刺史以本官爲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事竟不行十三年加太子少師立齡頻表請解僕射詔報曰夫選賢之義無私爲本奉上之道當仁是貴列代所以弘風通賢所以協德公忠肅恭懿明允篤誠草昧霸圖綢繆帝道儀刑黃閣庶政惟和輔翼春宮望實斯著而忘彼大體徇茲小節雖恭教諭之職乃辭機衡之務豈所謂弼予一人共安四海者也立齡遂以本官就職時皇太子將行拜禮備儀以待之立齡深自卑損不敢修謁遂歸於家有識者莫不重其崇讓立

齡自以居端揆十五年女爲韓王妃男遺愛尚高陽公
主實顯貴之極頻表辭位優詔不許十六年又與士廉
等同撰文思博要成錫賚甚優進拜司空仍綜朝政依
舊監修國史玄齡抗表陳讓太宗遣使謂之曰昔留侯
讓位竇融辭榮自懼盈滿知進能退善鑒止足前代美
之公亦欲齊蹤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
忽無良相如失兩手公若勛力不衰無煩此讓玄齡遂
止十八年與司徒長孫無忌等圖形於凌煙閣讚曰才
兼藻翰思入機神當官勵節奉上忘身高宗居春宮加
玄齡太子太傅仍知門下省事監修國史如故尋以撰

高祖太宗實錄成降璽書褒美賜物一千五百段其年
立齡丁繼母憂去職特勅賜以昭陵葬地未幾起復本
官太宗親征遼東命立齡京城留守手詔曰公當蕭何
之任朕無西顧之憂矣軍戎器械戰士糧廩並委令處
分發遣立齡屢上言敵不可輕尤宜誠慎尋與中書侍
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許敬
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
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
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爲主參考諸家甚爲詳
洽然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採詭譎碎事以廣異聞又

所評論競爲綺艷不求篤實由是頗爲學者所譏唯李
淳風深明星曆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最
可觀採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
總題云御撰至二十年書成凡一百三十卷詔藏于秘
府頒賜加級各有差立齡嘗因微譴歸第黃門侍郎褚
遂良上疏曰君爲元首臣號股肱龍躍雲興不嘯而集
苟有時來千年朝暮陛下昔在布衣心懷拯溺手提輕
劍仗義而起平諸寇亂皆自神功文經之助頗由輔翼
爲臣之懃立齡爲最昔呂望之扶周武伊尹之佐成湯
蕭何關中王導江外方之於斯可以爲匹且武德初策

名伏事忠勤恭孝衆所同歸而前宮海陵憑凶恃亂干
時事主人不自安居累卵之危有倒懸之急命視一刻
身糜寸景立齡之心終始無變及九年之際機臨事迫
身被斥逐闕於謨謀猶服道士之衣與文德皇后同心
影助其於臣節自無所負及貞觀之始萬物惟新甄吏
事君物論推與而勲庸無比委質惟舊自非罪狀無赦
搢紳同尤不可以一犯一愆輕示遐棄陛下必矜立齡
齒髮薄其所爲古者有諷諭大臣遣其致仕自可在後
式遵前事退之以禮不失善聲今數十年勲舊以一事
而斥逐在外云云以爲非是夫天子重大臣則人盡其

力輕去就則物不自安臣以庸薄忝預左右敢冒天威以申管見二十一年太宗幸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玄齡時在京城留守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云李緯好髭鬚更無他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其爲當時準的如此二十三年駕幸玉華宮時玄齡舊疾發詔令卧總留臺及漸篤追赴宮所乘擔舉入殿將至御座乃下太宗對之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能自勝勅遣名醫治療尚食每日供御膳若微得減損太宗卽喜見顏色如聞增劇便爲改容悽愴玄齡因謂諸子曰吾自度危篤而

恩澤轉深若孤負聖君則死有餘責當今天下清謐咸
得其宜唯東討高麗不止方爲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
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諫曰臣
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屆洎上
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
今古爲中國患者無如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
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隋
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以北萬里無
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
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

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月卽拔遼東前後
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徃代之宿恥掩
嶠陵之枯骨比功較德萬倍前王此聖心之所自知微
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覩
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
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算無遺策擢將於
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
之名未嘗再問箭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
意篇什筆邁鍾張辭窮班馬文鋒旣振則管磬自諧輕
翰颯飛則花驍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羣臣以禮褒秋毫

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訴斯絕好生
之德焚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鶴荷
稻梁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乘吮思摩之瘡登堂臨
魏徵之樞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負填道之薪則精
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臣心識昏憤豈
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而有
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爲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
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
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
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爲陛下惜之

者蓋此謂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謂陛下威名
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
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鱉畜之宜
從濶略若必欲絕其種類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一
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
感動聖慈也况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行
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
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躡車而掩泣抱枯骨以摧心足
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寃痛也且兵者凶器戰
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陛下誅之

可也侵攘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爲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爲愧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爲舊王雪恥外爲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誠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降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舩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旦夕入地所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嶽謹罄殘魂餘息預代結草之誠儻蒙錄此哀鳴卽臣死且不朽太宗見表謂玄齡子婦高陽公主曰此人危懼如此尚能憂我國家後疾增劇遂鑿苑墻

開門累遣中使候問上又親臨握手敘別悲不自勝皇太子亦就之與之訣卽日授其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中散大夫使及目前見其通顯尋薨年七十廢朝三日冊贈太尉并州都督謚曰文昭給東園秘器陪葬昭陵立齡嘗誡諸子以驕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古今聖賢家誡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又云袁家累葉忠節是吾所尚汝宜師之高宗嗣位詔配享太宗廟庭子遺直嗣永徽初爲禮部尚書汴州刺史次子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官至太府卿散騎常侍初主有寵於太宗故

遺愛特承恩遇與諸主聳禮秩絕異主旣驕恣謀黜遺直而奪其封爵永徽中誣告遺直無禮於已高宗令長孫無忌鞠其事因得公主與遺愛謀反之狀遺愛伏誅公主賜自盡諸子配流嶺表遺直以父功特宥之除名爲庶人停立齡配享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曾祖皎周贈開府儀同大將軍遂州刺史高祖徽周河內太守祖果周溫州刺史入隋工部尙書義興公周書有傳父陀隋昌州長史如晦少聰悟好談文史隋大業中以常調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深所器重顧謂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爲棟

梁之用願保崇令德今欲俯就卑職爲須少祿俸耳遂
補滏陽尉尋棄官而歸太宗平京城引爲秦王府兵曹
叅軍俄遷陝州總官府長史時府中多英俊被外遷者
衆太宗患之記室房玄齡曰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
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
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大驚曰爾不言幾
失此人矣遂奏爲府屬後從征薛仁杲劉武周王世充
竇建德嘗叅謀帷幄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爲時輩
所服累遷陝東道大行臺司勳郎中封建平縣男食邑
三百戶尋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天策府建以爲從事

中郎畫象於丹青者十有八人而如晦爲冠首令文學
褚亮爲之贊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
揚其見重如此隱太子深忌之謂齊王元吉曰秦王府
中所可憚者唯杜如晦與房玄齡耳因譖之於高祖乃
與玄齡同被斥逐後又潛入畫策及事捷與房玄齡功
等擢拜太子左庶子俄遷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賜實
封千三百戶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
仍總監東宮兵馬事號爲稱職三年代長孫無忌爲尚
書右僕射仍知選事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
模及典章人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代之譽談良相者

至今稱房杜焉如晦以高孝基有知人之鑒爲其樹神道碑以紀其德其年冬遇疾表請解職許之祿賜特依舊太宗深憂其疾頻遣使存問名醫上藥相望於道四年疾篤令皇太子就第臨問上親幸其宅撫之流涕賜物千段及其未終見子拜官遂超遷其子左千牛構爲尚舍奉御尋薨年四十六太宗哭之甚慟廢朝三日贈司空徙封萊國公諡曰成太宗手詔著作郎虞世南曰朕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奄從物化追念勲舊痛悼于懷卿體吾此意爲制碑文也太宗後因食瓜而美愴然悼之遂輟食之半遣使奠於靈座又嘗賜房立齡黃銀

帶顧謂玄齡曰昔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唯獨見公因泣然流涕又曰朕聞黃金多爲鬼神所畏命取黃金帶遣玄齡親送於靈所其後太宗忽夢見如晦若平生及曉以告玄齡言之獻欵令送御饌以祭焉明年如晦亡日太宗復遣尚宮至第慰問其妻子其國官府佐並不之罷終始恩遇未之有焉子構襲爵官至慈州刺史坐弟荷謀逆徙於嶺表而卒初荷以功臣子尚城陽公主賜爵襄陽郡公授尚乘奉御貞觀中與太子承乾謀反坐斬如晦弟楚客少隨叔父淹沒於王世充淹素與如晦兄弟不睦譖如晦兄於王行滿王世充殺之

并囚楚客幾至餓死楚客竟無怨色洛陽平淹當死楚客泣涕請如晦救之如晦初不從楚客曰叔已殺大兄今兄又結恨棄叔一門之內相殺而盡豈不痛哉因欲自剄如晦感其言請於太宗淹遂蒙恩宥楚客因隱於嵩山貞觀四年召拜給事中上謂曰聞卿山居日久志意甚高自非宰相之任則不能出何有是理耶夫涉遠者必自邇升高者必自下但在官爲衆所許無慮官之不大爾兄雖與我體異其心猶一於我國家非無大功爲憶爾兄意欲見爾宜識朕意繼爾兄之忠義也拜楚客蒲州刺史甚有能名後歷魏王府長史拜工部尚書

攝魏王泰府事楚客知太宗不悅承乾魏王泰又潛令楚客友朝臣用事者至有懷金以賂之因說泰聰明可爲嫡嗣人或以聞太宗隱而不言及豐發太宗始揚其事以其兄有佐命功免死廢于家尋授處化令卒如晦叔父淹淹字執禮祖業周豫州刺史父徵河內太守淹聰辯多才藝弱冠有美名與同郡韋福嗣爲莫逆之交相與謀曰上好用嘉遁蘇威以幽人見徵擢居美職遂共入太白山揚言隱逸實欲邀求時譽隋文帝聞而惡之謫戍江表後還鄉里雍州司馬高孝基上表薦之授承奉郎大業末官至御史中丞王世充僭號署爲吏部

大見親用及洛陽平初不得調淹將委質於隱太子時封德彝典選以告房玄齡恐隱太子得之長其姦計於是遽啓太宗引爲天策府兵曹叅軍文學館學士武德八年慶州總管楊文幹作亂辭連東宮歸罪於淹及王珪韋挺等並流於越嶠太宗知淹非罪贈以黃金三百兩及卽位徵拜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賜實封四百戶以淹多識典故特詔東宮儀式簿領並取淹節度尋判吏部尚書叅議朝政前後表薦四十餘人後多知名者淹嘗薦刑部員外郎鄧懷道太宗因問淹懷道才行何如淹對曰懷道在隋日作吏部主事甚有清慎之名又

煬帝向江都之日召百官問去住之計時行計已決公卿皆阿旨請去懷道官位極卑獨言不可臣目見此事太宗曰卿爾可從何計對曰臣從行計太宗曰事君之義有犯無隱卿稱懷道爲是何因自不正諫對曰臣爾日不居重任又知諫必不從徒死無益太宗曰孔子稱從父之命未爲孝子故父有爭子國有爭臣若以主之無道何爲仍仕其世旣食其祿豈得不匡其非因謂羣臣曰公等各言諫事如何王珪曰昔比干諫紂而死孔子稱其仁洩冶諫而被戮孔子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是則祿重責深理須極諫官卑望下許其從容太宗又

召淹笑謂曰卿在隋日可以位下不言近仕世充何不
極諫對曰亦有諫但不見從太宗曰世充若修德從善
當不滅亡旣無道拒諫卿何免禍淹無以對太宗又曰
卿在今日可爲備任復欲極諫否對曰臣在今日必盡
死無隱且百里奚在虞虞亡在秦秦霸臣竊比之太宗
笑時淹兼二職而無清潔之譽又素與無忌不協爲時
論所譏及有疾太宗親自臨問賜帛三百匹貞觀二年
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襄子敬同襲爵官至鴻臚少卿
敬同子從則中宗時爲蒲州刺史

史臣曰房杜二公皆以命世之才遭逢明主謀猷允協

以致昇平議者以比漢之蕭曹信矣然萊成之見用文昭之所舉也世傳太宗嘗與文昭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焉竟從立齡之策也蓋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裨謚草創東里潤色相須而成俾無悔事賢達用心良有以也若以往哲方之房則管仲子產杜則鮑叔罕虎矣

贊曰肇啓聖君必生賢輔猗歟二公實開運祚文含經緯謀深夾輔笙磬同音唯房與杜

舊唐書卷六十六

舊唐書卷六十六考證

房玄齡傳祖熊字子繹揭州主簿○沈炳震曰隋書房
彥謙傳父熊釋揭州簿不載其字新書宰相世系字
子彪據此子字下闕彪字而繹乃釋字之譌也考地
理志初無揭州

遺直以父功特宥之除名爲庶人○新書貶銅陵尉

舊唐書卷六十六考證

舊唐書卷六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十七

李靖

客師
彥芳

令問

李勣

孫敬業

李靖本名藥師雍州三原人也祖崇義後魏殷州刺史
永康公父詮隋趙郡守靖姿貌瓌偉少有文武材略每
謂所親曰大丈夫若遇主逢時必當立功立事以取富
貴其舅韓擒虎號爲名將每與論兵未嘗不稱善撫之
曰可與論孫吳之術者惟斯人矣初仕隋爲長安縣功
曹後歷駕部員外郎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皆善

之素嘗拊其牀謂靖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累除馬邑郡丞會高祖擊突厥於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鑠上變將詣江都至長安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尅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起義兵本爲天下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高祖壯其言太宗又固請遂捨之太宗尋召入幕府武德三年從討王世充以功授開府時蕭銑據荊州遣靖安輯之輕騎至金州遇蠻賊數萬屯聚山谷廬江王瑗討之數爲所敗靖與瑗設謀擊之多所剋獲旣至硤州阻蕭銑久不得進高祖怒其遲留陰勅硤州都督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爲

之請命於是獲免會開州蠻首冉肇則反率衆寇夔州趙郡王孝恭與戰不利靖率兵八百襲破其營後又要險設伏臨陣斬肇則俘獲五千餘人高祖甚悅謂公卿曰朕聞使功不如使過李靖果展其効因降璽書勞曰卿竭誠盡力功效特彰遠覽至誠極以嘉賞勿憂富貴也又手敕靖曰既往不咎舊事吾久忘之矣四年靖又陳十策以圖蕭銑高祖從之授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其年八月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險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

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徵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孝恭從之進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弘率精兵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弘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自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率師與賊合戰孝恭果敗奔於南岸賊舟大掠人皆負重靖見其軍亂縱兵擊破之獲其舟艦四百餘艘斬首及溺死將萬人孝

恭遣靖率輕兵五千爲先鋒至江陵屯營於城下士弘
旣敗銑甚懼始徵兵於江南果不能至孝恭以大軍繼
進靖又破其驍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卒四千餘人更
勒兵圍銑城明日銑遣使請降靖卽入據其城號令嚴
肅軍無私焉時諸將咸請孝恭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
戰死者罪狀旣重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
師義存弔伐百姓旣受驅逼拒戰豈其所願且犬吠非
其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
今新定荆郢宜弘寬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
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已南城鎮各堅守不下非計

之善於是遂止江漢之域聞之莫不爭下以功授上柱國封永康縣公賜物二千五百段詔命檢校荊州刺史承制拜授乃度嶺至桂州遣人分道招撫其大首領馮盎李光度寧真長等皆遣子弟來謁靖承制授其官爵凡所懷輯九十六州戶六十餘萬優詔勞勉授嶺南道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十六年輔公祏於丹陽反詔孝恭爲元帥靖爲副以討之李勣任瓌張鎮州黃君漢等七總管並受節度師次舒州公祏遣將馮惠亮率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徐紹宗領步騎二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築邨月城延袤十餘里與

惠亮爲犄角之勢孝恭集諸將會議皆云惠亮正通並握強兵爲不戰之計城柵旣固卒不可攻請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旣破惠亮自降孝恭欲從其議靖曰公祐精銳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統之兵亦皆勁勇惠亮等城柵尚不可攻公祐旣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留停旬月進則公祐未平退則惠亮爲患此便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惠亮正通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止爲公祐立計令其持重但欲不戰以老我師今欲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孝恭然之靖乃率黃君漢等先擊惠亮苦戰破之殺傷

及溺死者萬餘人惠亮奔走靖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祐
大懼先遣僞將左遊仙領兵守會稽以爲引援公祐擁
兵東走以趨遊仙至吳郡與惠亮正通並相次擒獲江
南悉平於是置東南道行臺拜靖行臺兵部尚書賜物
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其年行臺廢又檢校揚州大都
督府長史丹陽連羅兵寇百姓凋弊靖鎮撫之吳楚以
安八年突厥寇太原以靖爲行軍總管統江淮兵一萬
與張瑾屯大谷時諸軍不利靖衆獨全尋檢校安州大
都督高祖每云李靖是蕭銑輔公祐膏肓古之名將韓
白衛霍豈能及也九年突厥莫賀咄設寇邊徵靖爲靈

州道行軍總管頡利可汗入涇陽靖率兵倍道趨豳州邀賊歸路旣而與虜和親而罷太宗嗣位拜刑部尚書并錄前後功賜實封四百戶貞觀二年以本官兼檢校中書令三年轉兵部尚書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突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奄至於是大懼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敢孤軍而至一日數驚靖候知之潛令間諜離其心腹其所親康蘇密來降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獲隋齊王暕之子楊正道及煬帝蕭后送于京師可汗僅以身遁以功

進封代國公賜物六百段及名馬寶器焉太宗嘗謂曰
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書名竹帛卿
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
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自破定襄後頡利可汗大懼退
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爲定襄道
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豫其
年二月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諭靖揣知
其意謂將軍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
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詔許其降
行人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

以破齊也如唐儉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師至陰山
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
官兵至也靖軍將逼其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
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殺其
妻隋義成公主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
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俄而突利可汗來奔遂復定
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太宗初聞靖
破頡利大悅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
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
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

師無往不捷單于款塞恥其雪乎於是大赦天下酺五日御史大夫溫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竒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太宗謂曰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錄公之勲詔加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真食邑通前五百戶未幾太宗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爲懷賜絹二千匹拜尚書右僕射靖性沉厚每與時宰叅議恂恂然似不能言八年詔爲畿內道大使伺察風俗尋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已來

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莫能自知才雖不堪強欲居職縱有疾病猶自勉強公能識達大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爲一代楷模乃下優詔加授特進聽在筵攝養賜物千段尚乘馬兩匹祿賜國官府佐並依舊給患若小瘳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九年正月賜靖靈壽杖助足疾也未幾吐谷渾寇邊太宗顧謂侍臣曰得李靖爲帥豈非善也靖乃見房玄齡曰靖雖年老固堪一行太宗大悅卽以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統兵部尚書任城王道宗涼州都督李大亮右衛將軍李道彥利州刺史高甌生等三

總管征之九年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餓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唯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前後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大破其國吐渾之衆遂殺其可汗來降靖又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初利州刺史高甌生爲鹽澤道總管以後軍期靖薄責之甌生因有憾於靖及是與廣州都督府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太宗命法官按其事甌生等竟以誣罔得罪靖乃闔門自守杜絕賓客雖親戚不得妄進十一年改封衛國公授濮州刺史仍令代襲例竟不行十四年靖妻卒有詔墳塋制度依漢衛

霍故事築闕象突厥內鐵山吐谷渾內積石山形以旌
殊績十七年詔圖畫靖及趙郡王孝恭等二十四人於
凌煙閣十八年帝幸其第問疾仍賜絹五百匹進位衛
國公開府儀同三司太宗將伐遼東召靖入閣賜坐御
前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唯東有高麗
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籍天威薄展微効今殘
年朽骨唯擬此行陛下不棄老臣病期瘳矣太宗愍其
其羸老不許二十三年薨于家年七十九冊贈司徒并
州都督給班劔四十人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諡曰景武
子德審嗣官至將作少匠靖弟客師貞觀中官至右武

衛將軍以戰功累封丹陽郡公永徽初以年老致仕性好馳獵四時從禽無斃止息有別業在昆明池南自京城之外西際灑水鳥獸皆識之每出則鳥鵲隨逐而噪野人謂之鳥賊總章中卒年九十餘客師孫令問玄宗在藩時與令問款狎及卽位以協贊功累遷至殿中少監先天中預誅竇懷貞等功封宋國公實封五百戶令問固辭實封詔不許開元中轉殿中監左散騎常侍知尚食事令問雖特承恩寵未嘗干預時政深爲物論所稱然厚於自奉食饌豐侈廣畜芻豢躬臨宰殺時方奉佛其篤信之士或譏之令問曰此物畜生與果菜何異

胡爲強生分別不亦遠於道乎略不以恩眄自恃閑適
郊野從禽自娛十五年涼州都督王君奭奉迴紇部落
叛令問坐與連姻左授撫州別駕尋卒大和中令問孫
彥芳鳳翔府司錄叅軍詣闕進高祖太宗所賜衛國公
靖官告勅書手詔等十餘卷內四卷太宗文皇帝筆迹
文宗寶惜不能釋手其佩筆尚堪書金裝木匣製作精
巧帝並留禁中令書工模寫本還之賜芳絹二百匹衣
服靴笏以酬之

李勣曹州離狐人也隋末徙居滑州之衛南本姓徐氏
名世勣永徽中以犯太宗諱單名勣焉家多僮僕積粟

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好惠施拯濟貧乏不問親疎大業末韋城人翟讓聚衆爲盜勸往從之時年十七謂讓曰今此土地是公及勸鄉壤人多相識不宜自相侵掠且宋鄭兩郡地管御河商旅往還舩乘不絕就彼邀截足以自相資助讓然之於是劫公私舩取物兵衆大振隋遣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師二萬討之勸與頻戰竟斬須陁於陣初李密亡命在雍丘浚儀人王伯當匿於野伯當共勸說翟讓奉密爲主隋令王世充討密勸以竒計敗世充於洛水之上密拜勸爲東海郡公時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隋帝令飢人就食黎陽關倉賑給時政

教已紊倉司不時賑給死者日數萬人勸言於密曰天下大亂本是爲飢今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密乃遣勸領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掩襲卽日尅之開倉恣食一旬之間勝兵二十萬餘經歲餘宇文化及於江都弑逆擁兵北上直指東郡時越王侗卽位於東京赦密之罪拜爲太尉封魏國公授勸右武侯大將軍命討化及密遣勸守倉城勸於城外掘深溝以固守化及設攻具四面攻倉阻塹不得至城下勸於塹中爲地道出兵擊之大敗而去武德二年密爲王世充所破擁衆歸朝其舊境東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勸並

據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魏公旣歸大唐今此人衆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卽是利主之敗自爲己功以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錄州縣名數及軍人戶口總啓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乃遣使啓密使人初至高祖聞其無表惟有啓與密甚恠之使者以勦意聞奏高祖大喜曰徐世勦感德推功實純臣也詔授黎陽總管上柱國萊國公尋加右武侯大將軍改封曹國公賜姓李氏賜良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封其父蓋爲濟陰王蓋固辭王爵乃封舒國公授散騎常侍陵州刺史令勦總統河南山東之兵以拒王世充及

李密反叛伏誅高祖以勦舊經事密遣使報其反狀勦表請收葬詔許之勦服衰經與舊僚吏將士葬密於黎山之南墳高七仞釋服而散朝野義之尋而竇建德擒化及於魏縣復進軍攻勦力屈降之建德收其父從軍爲質令勦復守黎陽三年自拔歸京師四年從太宗伐王世充於東都累戰大捷又東略地至武牢僞鄭州司兵沈悅請翻武牢勦夜潛兵應接剋之擒其僞刺史荆王行本又從太宗平竇建德降王世充振旅而還論功行賞太宗爲上將勦爲下將與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輅告捷于太廟其父自洛州與裴矩入朝高祖見之大喜

復其宮爵勳又從太宗破劉黑闥徐圓朗累遷左監門
大將軍圓朗重據兗州反授勳河南大總管以討之尋
獲圓朗斬首以獻兗州平七年詔與趙郡王孝恭討輔
公祐孝恭領舟師巡江而下勳領步卒一萬渡淮拔其
壽陽至碭石公祐之將陳正通率兵十萬屯於梁山又
遣其大將馮惠亮帥水軍十萬鎖連大艦以斷江路仍
於江西結壘分守水陸以禦王師勳攻其壘尋剋之惠
亮單艘而遁勳乘勝逼正通大潰以十餘騎奔於丹陽
公祐弃城夜遁勳縱騎追斬之於武康江南悉定八年
突厥寇并州命勳爲行軍總管擊之於太谷走之太宗

卽位拜并州都督賜實封九百戶貞觀三年爲通漠道
行軍總管至雲中與突厥頡利可汗兵會大戰於白道
突厥敗屯營於磧口遣使請和詔鴻臚卿唐儉往赦之
勣時與定襄道大總管李靖軍會相與議曰頡利雖敗
人衆尚多若走渡磧保於九姓道遙阻深追則難及今
詔使唐儉至彼其必弛備我等隨後襲之此不戰而平
賊矣靖扼腕喜曰公之此言乃韓信滅田橫之策也於
是定計靖將兵逼夜而發勣勒兵繼進靖軍旣至賊營
大潰頡利與萬餘人欲走渡磧勣屯軍於磧口頡利至
不得渡磧其大會長率其部落並降於勣虜五萬餘口

而還時高宗爲晉王遙領并州大都督授勳光祿大夫
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父憂解尋起復舊職十一年改
封英國公代襲蘄州刺史時並不就國復以本官遙領
太子左衛率勳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號爲稱職
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能精選賢良安撫邊境惟解
築長城以備突厥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世
勳於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靜豈不勝遠築
長城耶十五年徵拜兵部尚書未赴京會薛延陁遣其
子大度設帥騎八萬南侵李思摩部落命勳爲朔州行
軍總管率輕騎三千追及延陁於青山擊大破之斬其

名王一人俘獲首領虜五萬餘計以功封一子爲縣公
勩時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剪鬚爲
其和藥勩頓首見血泣以懇謝帝曰吾爲社稷計耳不
煩深謝十七年高宗爲皇太子轉勩太子詹事兼左衛
率加位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宗謂曰我兒新登儲
貳卿舊長史今以宮事相委故有此授雖屈階資可勿
恠也太宗又嘗閑宴顧勩曰朕將屬以幼孤思之無越
卿者公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勩雪涕致辭因
噬指流血俄而沉醉乃解御服覆之其見委信如此十
八年太宗將親征高麗授勩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攻破

蓋牟遼東白崖等數城又從太宗摧殄駐蹕陣以功封一子爲郡公二十年延陁部落擾亂詔勦將二百騎便發突厥兵討擊至烏德鞬山大戰破之其大首領梯真達干率衆來降其可汗咄摩支南竄於荒谷遣通事舍人蕭嗣業招慰部領送於京師磧北悉定二十二年轉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復除太子詹事二十三年太宗寢疾謂高宗曰汝於李勣無恩我今將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以僕射卽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爲疊州都督高宗卽位其月召拜洛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令同中書門下叅掌機密是歲冊拜尚書左

僕射永徽元年抗表求解僕射仍令以開府儀同三司
依舊知政事四年冊拜司空初貞觀中太宗以勲庸特
著嘗圖其形於凌煙閣至是帝又命寫形焉仍親爲之
序顯慶三年從幸東都在路遇疾帝親臨問麟德初東
封泰山詔勣爲封禪大使乃從駕次滑州其姊早寡居
勤舊聞皇后親自臨問賜以衣服仍封爲東平郡君勣
又墜馬傷足上親降問以所乘賜之乾封元年高麗莫
離支男產爲其弟男建所逐保於國內城遣子獻城詣
闕乞師總章元年命勣爲遼東道行軍總管率兵二萬
略地至鴨綠水賊遣其弟來拒戰勣縱兵擊敗之追奔

二百里至於平壤城男建閉門不敢出賊中諸城駭懼
多拔人衆遁走降欵者相繼勸又引兵圍平壤遼東道
副大總管劉仁軌郝處俊將軍薛仁貴並會於平壤犄
角圍之經月餘剋其城虜其王高藏及男建男產裂其
諸城並爲州縣振旅而旋令勸便道以高藏及男建獻
於昭陵禮畢備軍容入京城獻太廟二年加太子太師
增食實封通前一千一百戶其年寢疾詔以勸弟晉州
刺史弼爲司衛正卿使得視疾尋薨年七十六帝爲之
舉哀輟朝七日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謚曰貞武給東園
秘器陪葬昭陵令司平太常伯楊昉攝同文正卿監護

及葬日帝幸未央古城登樓臨送望柳車慟哭并爲設祭皇太子亦從駕臨送哀慟悲感左右詔百官送至故城西北所築墳一準衛霍故事象陰山鐵山及烏德鞬山以旌破突厥薛延隨之功光宅元年詔勳配享高宗廟庭勳前後戰勝所得金帛皆散之於將士初得黎陽倉就倉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皆遊其所一見於衆人中卽加禮敬引之卧內談謔忘倦及平武牢獲僞鄭州長史戴胄知其行能尋釋於竟推薦咸至顯達當時稱其有知人之鑒又初平王世充獲其故人單雄信依例處死勳表稱其武藝絕倫若收之於

合死之中必大感恩堪爲國家盡命請以官爵贖之高祖不許臨將就戮勸對之號慟割股肉以啖之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於土矣仍收養其子每行軍用師頗任籌算臨敵應變動合事機與人圖計識其臧否聞其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以是人皆爲用所向多剋捷洎勦之死聞者莫不悽愴與弟弼特存友愛閨門之內肅若嚴君自遇疾高宗及皇太子送藥卽取服之家中召鑿巫皆不許入門子弟固以藥進勸謂曰我山東一田夫耳攀附明主濫居富貴位極三台年將八十豈非命乎修短必是有期寧容浪就鑿人求活竟

拒而不進忽謂弼曰我似得小差可置酒以申宴樂於是堂上奏女妓簷下列子孫宴罷謂弼曰我自量必死欲與汝一別耳恐汝悲哭誑言似差可未須啼泣聽我約束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辛苦作得門戶亦望垂裕後昆並遭癡兒破家蕩盡我有如許狔犬將以付汝汝可防察有操行不倫交遊非類急卽打殺然後奏知又見人多埋金玉亦不須爾惟以布裝露車載我棺柩棺中歛以常服惟加朝服一副死儻有知庶著此奉見先帝明器惟作馬五六匹下帳用幔布爲頂白紗爲裙其中著十箇木人示依古禮芻靈之義此外一物不

用姬媼已下有兒女而願住自養者聽之餘並放出事畢汝卽移入我堂撫恤小弱違我言者同於戮屍此後略不復語弼等遵行遺言勸少弟感幼有志操李密之敗也陷於王世充世充逼令以書召勸感曰家兄立身不虧名節今已事主君臣分定決不以感造次改圖卒不肯世充怒遂害焉時年十五勸長子震顯慶初官至桂州刺史先勸卒勸孫敬業高宗崩則天太后臨朝旣而廢帝爲廬陵王立相王爲皇帝而政由天后諸武皆當權任人情憤怨時給事中唐之奇貶授括蒼令長安主簿駱賓王貶授臨海丞詹事司直杜求仁勸縣丞敬

業坐事左授柳州司馬其弟蓋屋令敬猷亦坐累左遷俱在揚州敬業用前蓋屋尉魏思溫謀據揚州嗣聖元年七月敬業遣其黨監察御史薛璋先求使江都又令雍州人韋超詣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與唐之奇謀逆璋乃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矯制殺敬之自稱揚州司馬詐言高州首領馮子猷叛逆奉密詔募兵進討是日開府庫令士曹叅軍李宗臣解繫囚及丁役工匠得數百人皆授之以甲錄事叅軍孫處行拒命敬業斬之以徇遂據揚州鳩聚民衆以匡復廬陵爲辭乃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

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杜求仁唐之奇
駱賓王爲府屬餘皆僞署職位旬日之間勝兵有十餘
萬仍移檄諸郡縣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
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泊乎晚節穢亂春宮
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
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
聚麀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
姊屠兄弑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
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
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鷲啄

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祭帝后識夏廷之遽衰敬業皇
唐舊臣公侯冢亂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舊恩宋微
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
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
義旗誓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
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
班聲動而北風起劒氣衝而南斗平喑鳴則山嶽崩頽
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
不克公等或家傳漢爵或地協周親或膺重寄於瓜牙
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

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師無廢舊君之命凡諸爵賞同裂山河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則天命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討之追削敬業祖父官爵剖墳斲棺復本姓徐氏初敬業兵集圖其所向薛璋曰金陵王氣猶在大江設險可以自固且取常潤等州以爲霸基然後治兵北渡魏思溫曰兵貴神速但宜早渡淮而北招合山東豪傑乘其未集直取東都據關決戰此上策也敬業不從十月率衆渡江攻拔潤州殺刺史李思文先是太子賢爲天后所廢死於巴州敬業乃求狀貌似賢者置

於城中奉之爲主云賢本不死孝逸軍渡淮至楚州敬業之衆狼狽還江都屯兵高郵以拒之頻戰大敗孝逸乘勝追躡敬業奔至揚州與唐之竒杜求仁等乘小舸將入海投高麗追兵及皆捕獲之初敬業傳檄至京師則天讀之微哂至一杯之士未乾遽問侍臣曰此語誰爲之或對曰駱賓王之辭也則天曰宰相之過安失此人中宗反正詔曰故司空勳往因敬業毀廢墳塋朕追想元勳永懷佐命昔竇憲干紀無累安豐之祠霍禹亂常猶全博陸之祀罪不相及國之通典宜特垂恩禮令所司速爲起墳所有官爵並宜追復勳諸子孫坐敬業

誅殺靡有遺亂偶脫禍者皆竄迹胡越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驅掠民畜而去至鹽州西橫槽烽蕃將號徐舍人者環集漢俘於呼延州謂僧延素曰師勿甚懼子本漢五代孫也屬武太后斲喪王室吾祖建義不果子孫流落絕域今三代矣雖代居職任掌握兵要然思本之心無忘於國但族屬已多無由自拔耳此地蕃漢交境放師還鄉數千百人解縛而遣之

史臣曰近代稱爲名將者英衛二公誠煙閣之最英公振彭黥之迹自拔草莽常能以義藩身與物無忤遂得功名始終賢哉垂命之誠敬業不蹈貽謀至於覆族悲

夫衛公將家子綽有涓陽之風臨戎出師凜然威斷位
重能避功成益謙銘之鼎鍾何慙耿鄧美哉

贊曰功以懋賞震主則危辭祿避位除猜破疑功定華
夷志懷忠義白首平戎賢哉英衛

舊唐書卷六十七

舊唐書卷六十七考證

李靖傳公祐遣將馮惠亮率舟師三萬屯當塗○公祐
本傳屯博望山

御史大夫溫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
寶散于亂兵之手○新書譖靖者爲蕭瑀

李勣傳○

臣德潛

按新書詳勣與李義甫許敬宗勸高

宗立武后事此生平大玷不可不書也舊書不及是
其識短處

敬業傳蕃將號徐舍人者環集漢俘子呼延州謂僧延
素曰師勿甚懼予本漢五代孫也○

臣德潛

按漢字

下有闕文應是予本漢徐敬業五代孫也

舊唐書卷六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十八

尉遲敬德

秦叔寶

程知節

段志玄

張公謹

子大素
大安

尉遲敬德朔州善陽人大業末從軍於高陽討捕羣賊以武勇稱累授朝散大夫劉武周起以爲偏將與宋金剛南侵陷晉澮二州敬德深入至夏縣應接呂崇茂襲破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唐儉等武德三年太宗討武周於栢壁武周令敬德與宋金剛來拒王師於介休

金剛戰敗奔於突厥敬德收其餘衆城守介休太宗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城來降太宗大悅賜以曲宴引爲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於東都旣而尋相與武周下降將皆叛諸將疑敬德必叛囚於軍中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咸言敬德初歸國家情志未附此人勇健非常繫之又久旣被猜貳怨望必生留之恐貽後悔請卽殺之太宗曰寡人所見有異於此敬德若懷翻背之計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卧內賜以金寶謂曰丈夫以意氣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終不聽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

應欲去今以此物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是日因從
獵於榆窠遇王世充領步騎數萬來戰世充驍將單雄
信領騎直趨太宗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賊徒
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賊圍更率騎兵與世充交戰數
合其衆大潰擒僞將陳智略獲排稍兵六千人太宗謂
敬德曰比衆人證公必叛天誘我意獨保明之福善有
徵何相報之速也特賜金銀一篋此後恩眊日隆敬德
善解避稍每單騎入賊陣賊稍攢刺終不能傷又能奪
取賊稍還以刺之是日出入重圍往返無礙齊王元吉
亦善馬稍聞而輕之欲親自試命去稍刃以竿相刺敬

德曰縱使加刃終不能傷請勿除之敬德稍謹當却刃元吉竟不能中太宗問曰奪稍避稍何者難易對曰奪稍難乃命敬德奪元吉稍元吉執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俄頃三奪其稍元吉素驍勇雖相歎異甚以爲恥及竇建德營於板渚太宗將挑戰先伏李勣程知節秦叔寶等兵太宗持弓矢敬德執稍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賊衆大驚擾出兵數千騎太宗逡巡漸却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所殺亦十數人遂引賊以入伏內於是與勣等奮擊大破之王世充兄子僞代王琬使於建德軍中乘隋煬帝所御驄馬鎧甲甚鮮迴出軍前以誇衆太宗曰

彼之所乘真良馬也敬德請往取之乃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直入賊軍擒琬引其馬以歸賊衆無敢當者又從討劉黑闥於臨洛黑闥軍來襲李世勣太宗勒兵掩賊復以救之既而黑闥衆至其軍四合敬德率壯士犯圍而入大破賊陣太宗與江夏王道宗乘之以出又從破徐圓朗累有戰功授秦王府左二副護軍隱太子巢刺王元吉將謀害太宗密致書以招敬德曰願迺長者之眷敦布衣之交幸副所望也仍贈以金銀器物一車敬德辭曰敬德起自幽賤逢遇隋亡天下土崩竄身無所久淪逆地罪不容誅實荷秦王惠以生命今又隸名

藩邸唯當以身報恩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若私許殿下便是二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是後遂絕敬德尋以啓聞太宗曰公之素心鬱如山嶽積金至斗知公情不可移送來但取寧須慮也若不然恐公身不安且知彼陰計足爲良策元吉等深忌敬德令壯士往刺之敬德知其計乃重門洞開安卧不動賊頻至其庭終不敢入元吉乃譖敬德於高祖下詔獄訊驗將殺之太宗固諫得釋會突厥侵擾烏城建成舉元吉爲將密謀請太宗同送於昆明池將加屠害敬德聞其謀與長孫無忌遽啓太宗曰大王若不速正之則恐被

其所害社稷危矣太宗歎曰今二公離阻骨肉滅弃君親危亡之機共所知委寡人雖深被猜忌禍在須臾然同氣之情終所未忍欲待其先起然後以義討之公意以爲何如敬德曰人情畏死衆人以死奉王此天授也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雖存仁愛之小情忘社稷之大計禍至而不恐將亡而自安失人臣臨難不避之節乏先賢大義滅親之事非所聞也以臣愚誠請先誅之王若不從敬德言請奔逃亡命不能交手受戮且因敗成功明賢之高見轉禍爲福智士之先機敬德今若逃亡無忌亦欲同去太宗猶豫未決無忌曰王今不從敬德

之言必知敬德等非王所有事今敗矣其若之何太宗
曰寡人所言未可全弃公更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
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王縱不從敬德言請自決計其
如家國何其如身命何且在外勇士八百餘人今悉入
宮控弦被甲事勢已就王何得辭敬德又與侯君集曰
夜進勸然後計定時房玄齡杜如晦皆被高祖斥出秦
府不得復入太宗令長孫無忌密召之玄齡等報曰有
勅不許更事王今若私謁必至誅滅不敢奉命太宗大
怒謂敬德曰玄齡如晦豈背我耶取所佩刀授敬德曰
公且往觀其無來心可並斬其首持來也敬德又與無

忌喻曰王已決計尅日平賊公宜卽入籌之我等四人
不宜羣行在道於是立齡如晦著道士服隨無忌入敬
德別道亦至六月四日建成旣死敬德領七十騎躡踵
繼至元吉走馬東奔左右射之墜馬太宗所乘馬又逸
於林下橫被所繯墜不能興元吉遽來奪弓垂欲相扼
敬德躍馬叱之於是步走欲歸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殺
之其官府諸將薛萬徹謝叔方馮立等率兵大至屯於
立武門殺屯營將軍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官府
兵遂散是時高祖泛舟於海池太宗命敬德侍衛高祖
敬德擐甲持矛直至高祖所高祖大驚問曰今日作亂

是誰卿來此何也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驚動遣臣來宿衛高祖意乃安南衙北門兵馬及二宮左右猶相拒戰敬德奏請降手勅令諸軍兵並投秦王處分於是內外遂定高祖勞敬德曰卿於國有安社稷之功賜珍物甚衆太宗昇春宮授太子左衛率時議者以建成等左右百餘人並合從坐籍沒唯敬德執不聽曰爲罪者二兇今已誅訖若更及支黨非取安之策由是獲免及論功敬德與長孫無忌爲第一各賜絹萬匹齊王府財幣器物封其全邸盡賜敬德貞觀元年拜右武候大將軍賜爵吳國公與長孫無忌房玄

齡杜如晦四人並食實封千三百戶會突厥來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以擊之賊至涇陽敬德輕騎與之挑戰殺其名將賊遂敗敬德好訐直負其功每見無忌玄齡如晦等短長必面折廷辯由是與執政不平三年出爲襄州都督八年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覽漢史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來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孫無絕然卿居官輒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之愆國

家大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修飭無貽後悔也十一年封建功臣爲代襲刺史冊拜敬德宣州刺史改封鄂國公後歷鄜夏二州都督十七年抗表乞骸骨授開府儀同三司令朝朔望等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及太宗將征高麗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在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伏望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太宗不納令以本官行太常卿爲左一馬軍總管從破高麗於駐蹕山軍還依舊致仕敬德末年篤信仙方飛鍊

金石服食雲母粉穿築池臺崇飾羅綺嘗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與外人交通凡十六年顯慶三年高宗以敬德功追贈其父爲幽州都督其年薨年七十四高宗爲之舉哀廢朝三日令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宅哭冊贈司徒并州都督諡曰忠武賜東園秘器陪葬於昭陵子寶琳嗣官至衛尉卿

秦叔寶名瓊齊州歷城人大業中爲隋將來護兒帳內叔寶喪母護兒遣使弔之軍吏恠曰士卒死亡及遭喪者多矣將軍未嘗降問獨弔叔寶何也答曰此人勇悍加有志節必當自取富貴豈得以卑賤處之隋末羣盜

起從通守張須陁擊賊帥盧明月於下邳賊衆十餘萬
須陁所統纔萬人力勢不敵去賊六七里立柵相持十
餘日糧盡將退謂諸將士曰賊見兵却必輕來追我其
衆旣出營內卽虛若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誠危險
誰能去者人皆莫對唯叔寶與羅士信請行於是須陁
委柵遁使二人分領千兵伏於蘆葦間旣而明月果悉
兵追之叔寶與上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超
升其樓拔賊旗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寶士信又斬
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烟焰漲天明月奔
還須陁又迴軍奮擊大破賊衆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

皆虜之由是勇氣聞於遠近又擊孫宣雅於海曲先登破之以前後累勲授建節尉從須陁進擊李密於滎陽軍敗須陁死之叔寶以餘衆附裴仁基會仁基以武牢降於李密密得叔寶大喜以爲帳內驃騎待之甚厚密與化及大戰於黎陽童山爲流矢所中墮馬悶絕左右奔散追兵且至唯叔寶獨捍衛之密遂獲免叔寶又收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後密敗又爲王世充所得署龍驤大將軍叔寶薄世充之多詐因其出抗官軍至於九曲與程鸞金吳黑闥牛進達等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雖蒙殊禮不能仰事請從此辭世充不敢

逼於是來降高祖令事秦府太宗素聞其勇厚加禮遇從鎮長春宮拜馬軍總管又從征於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最居多高祖遣使賜以金瓶勞之曰卿不顧妻子遠來投我又立功効朕肉可爲卿用者當割以賜卿况子女玉帛乎卿當勉之等授秦王右三統軍又從破宋金剛於介休錄前後勲賜黃金百斤雜綵六千段授上柱國從討王世充每爲前鋒太宗將拒竇建德於武牢叔寶以精騎數十先陷其陣世充平進封翼國公賜黃金百斤帛七千段從平劉黑闥賞物千段叔寶每從太宗征伐敵中有驍將銳卒炫耀人馬出入來去者太宗

頗怒之輒命叔寶往取叔寶應命躍馬負槍而進必刺之萬衆之中人馬辟易太宗以是益重之叔寶亦以此頗自矜尚六月四日從誅建成元吉事寧拜左武衛大將軍食實封七百戶其後每多疾病因謂人曰吾少長戎馬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計吾前後出血亦數斛矣安得不病乎十二年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特令所司就其塋內立石人馬以旌戰陣之功焉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十七年與長孫無忌等圖形於凌煙閣程知節本名讎金濟州東阿人也少驍勇善用馬稍大業末聚徒數百共保鄉里以備他盜後依李密署爲內

軍驃騎時密於軍中簡勇士尤異者八千人隸四驃騎
分爲左右以自衛號爲內軍自云此八千人可當百萬
知節旣領其一甚被恩遇及王世充出城決戰知節領
內馬軍與密同營在北邙山上單雄信領外馬軍營在
偃師城北世充來襲雄信營密遣知節及裴行儼助之
行儼先馳赴敵爲流矢所中墜於地知節救之殺數人
世充軍披靡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爲世充騎所逐刺槩
洞過知節迴身捩折其槩兼斬獲追者於是與行儼俱
免及密敗世充得之接遇甚厚知節謂秦叔寶曰世充
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爲呪誓乃巫師老嫗耳豈是撥

亂主乎及世充拒王師於九曲知節領兵在其陣與秦叔寶等馬上揖世充曰荷公接待極欲報恩公性猜貳傍多扇惑非僕託身之所今謹奉辭於是躍馬與左右數十人歸國世充懼不敢追之授秦王府左三統軍破宋金剛擒竇建德降王世充並領左一馬軍總管每陣先登以功封宿國公武德七年建成忌之構之於高祖除康州刺史知節白太宗曰大王手臂今並翦除身必不久知節以死不去願速自全六月四日從太宗討建成元吉事定拜太子右衛率遷右武衛大將軍賜實封七百戶貞觀中歷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與長孫無

忌等代襲刺史改封盧國公授普州刺史十七年累轉左屯衛大將軍檢校北門屯兵加鎮軍大將軍永徽六年遷左衛大將軍顯慶二年授葱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賀魯師次怛篤城有胡人數千家開門出降知節屠城而去賀魯遂卽遠遁軍還坐免官未幾授岐州刺史表請乞骸骨許之麟德二年卒贈驃騎大將軍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子處默襲爵盧國公處亮以功臣子尚太宗女清河長公主授駙馬都尉左衛中郎將少子處弼官至右金吾將軍處弼子伯獻開元中左金吾大將

軍

段志玄齊州臨淄人也父偃師隋末爲太原郡司法書
佐從高祖起義官至郢州刺史志玄從父在太原甚爲
太宗所接待義兵起志玄募得千餘人授右領大都督
府軍頭從平霍邑下絳郡攻永豐倉皆爲先鋒歷遷左
光祿大夫從劉文靜拒屈突通於潼關文靜爲通將桑
顯和所襲軍營已潰志玄率二十騎赴擊殺數十人而
還爲流矢中足慮衆心動忍而不言更入賊陣者再三
顯和軍亂大軍因此復振擊大破之及屈突通之遁志
玄與諸將追而擒之以功授樂遊府驃騎將軍後從討
王世充深入陷陣馬倒爲賊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

洛水志玄踊身而奮二人俱墮馬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及破竇建德平東都功又居多遷秦王府右二護軍賞物二千段隱太子建成巢刺王元吉競以金帛誘之志玄拒而不納密以白太宗竟與尉遲敬德等同誅建成元吉太宗卽位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封樊國公食實封九百戶文德皇后之葬也志玄與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肅章門太宗夜使宮官至二將軍所士及開營內使者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勅志玄曰夜中不辯真僞竟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歎曰此真將軍也周亞夫無以加焉十一年定世封之

制授金州刺史改封褒國公十二年拜右衛大將軍十四年加鎮軍大將軍十六年寢疾太宗親自臨視涕泣而別顧謂曰當與卿子五品志立頓首固請迴授母弟志感太宗遂授志感左衛郎將及卒上爲發哀哭之甚慟贈輔國將軍揚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忠壯十七年正月詔圖形於凌煙閣子瓚襲爵褒國公武太后時官至左屯衛大將軍子懷簡襲爵開元中官至太子詹事張公謹字弘慎魏州繁水人也初爲王世充涑州長史武德元年與王世充所署涑州刺史崔樞以州城歸國授鄒州別駕累除右武侯長史初未知名李勣驟薦於

太宗尉遲敬德亦言之乃引入幕府時太宗爲隱太子
建成巢王元吉所忌因召公謹問以自安之策對甚合
旨漸見親遇及太宗將討建成元吉遣卜者灼龜占之
公謹自外來見遽投於地而進曰凡卜筮者將以決嫌
疑定猶豫今旣事在不疑何卜之有縱卜之不吉勢不
可已願大王思之太宗深然其言六月四日公謹與長
孫無忌等九人伏於玄武門以俟變及斬建成元吉其
黨來攻玄武門兵鋒甚盛公謹有勇力獨閉門以拒之
以功累授左武侯將軍封定遠郡公賜實封一千戶貞
觀元年拜代州都督上表請置屯田以省轉運又前後

言時政得失十餘事並見納用後遣李靖經略突厥以
公謹爲副公謹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欲肆情
窮凶極暴誅害良善昵近小人此主昏於上其可取一
也又其別部同羅僕骨迴紇延陀之類並自立君長將
圖反噬此則衆叛於下其可取二也突厥被疑輕騎自
免拓設出討匹馬不歸欲谷喪師立足無地此則兵挫
將敗其可取三也塞北霜早糧餼乏絕其可取四也頡
利疎其突厥親委諸胡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軍一臨
內必生變其可取五也華人入北其類實多比聞自相
嘯聚保據山險師出塞垣自然有應其可取六也太宗

深納之破定襄敗頡利壘書慰勞進封鄒國公轉襄州都督甚有惠政卒官年三十九太宗聞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言準陰陽書日子在辰不可哭泣又爲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哀安避辰日遂哭之贈左驍衛大將軍諡曰襄十三年追思舊功改封鄒國公十七年圖形於凌煙閣永徽中又贈荊州都督長子大象嗣官至戶部侍郎次子大業大安並知名大素龍朔中歷位東臺舍人兼修國史卒於懷州長史撰後魏書一百卷隋書三十卷大安上元中歷太子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時章懷太子在春宮令大安與太

子洗馬劉訥言等注范曄後漢書宮廢左授普州刺史
光宅中卒於橫州司馬大安子浣開元中爲國子祭酒
史臣曰敬德奪稍陷陣鼓勇王師却賂報恩竭忠霸主
然而奮拳負氣非自全之道文皇告誡之言可爲功臣
藥石叔寶善用馬稍拔賊壘則以寡敵衆可謂勇矣知
節志平國難拜隼旗則致命輔君可謂忠矣而並曉世
充之猜貳識唐代之霸圖可謂見幾君子矣志玄中鏞
不言竟安師旅公謹投龜定議志助儲君皆所謂猛將
謀臣知機識變有唐之盛斯實賴焉

費曰太宗經綸實賴虎臣胡鄂諸將奮不顧身圖形凌

煙配食嚴裡光諸簡冊爲報君親

舊唐書卷六十八